

复兴与启蒙

流

2018年3月总第14期

目录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1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老牛)	2
生活 LIFE	7
棕熊姑娘 (杨建强)	8
剧评 我看《猎场》 (寰霆)	14
财叔的思绪 (李有财)	16
旱莲的情怀 (贾晓蔚)	18
2015 联邦大选- NDP 新民党 (桂琼).....	21
艺术 ART	25
北岛: 饮酒记.....	26
Sherry Wong 专栏 Movie night	29
奥克托克斯 Okotoks (顺顺)	34
印第安系列 塞米诺战争(耕者)	36
Novel Series 《Horse》chapter 12 (Steven Neu).....	41
石油 PETROLEUM	49
美国版的“长庆油田” (石油圈)	50
石油大起大落下的冒险人生(胡勇)	58
沙特反腐: 不容失败的暗战 (三联)	67
2018 石油行业预测 (石油 Link)	71
中东问题的前世今生 (一点石油)	73
赞助 SPONSOR	78
West Lake Energy.....	79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老牛)

文艺复兴发生在 14 世纪至 17 世纪，源于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后扩展至欧洲各国。这场文化运动形式上复兴罗马，本质上是要改变中世纪社会严重的腐败现象，打破神权统治。启蒙运动是 17 世纪及 18 世纪欧洲地区发生的一场哲学及文化运动，人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媒体上的启蒙，开启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国家体系、司法制度和公民民主的雏形在运动中逐渐浮出水面。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前后持续五百多年，相辅相成，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连续性。这两场文化运动的结果，导致神权和宗教一步步走向衰落，为欧洲后来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和科学领头人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在这几百年里，明朝从建立到毁灭，满清从强大到衰落，依然没有走出那个历史反复循环的怪圈。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巨星。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这篇读书笔记关注两场运动中的六个代表人物，看看从他们身上我能得到怎样的感悟，读史明鉴，读古鉴今，读人则读世间万事万物之根本。

但丁（1265 年—1321 年）是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史诗《神曲》留名后世，使其成为欧洲最伟大的诗人。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丁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5 岁时生母去世，但丁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年轻时做过骑士，参加过几次战争，他 20 岁结婚，和妻子生了 6 个孩子。当时佛罗伦斯政界分为两派，一部分富裕市民希望城市独立，不愿意受制于教皇，称“白党”，另一部分没落户，希望借助教皇的势力翻身，称“黑党”。两派争斗，但丁是白党中坚，被选为最高权利机关执行委员会的六位委员之一。

1301 年教皇特派特使卡罗去佛罗伦萨“调节和平”，卡罗到佛罗伦萨后组织黑党屠杀白党，控制了佛罗伦萨，并放逐但丁。1308 年卢森堡的亨利七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预备入侵佛罗伦斯，但丁给他写信，指点需要进攻的地点，成为了众人眼中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国贼”。1313 年亨利去世，但丁希望落空，从此再也没有能回到家乡。1315 年，佛罗伦斯被军人掌权，宣布如果但丁肯付罚金，并于头上撒灰，颈下挂刀，游街一周就可免罪返国。但丁回信说：“这种方法不是我返国的路！要是损害了我但丁的名誉，那么我决不再踏上佛罗伦斯的土地！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斯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接触宝贵的真理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愁没有面包吃！”。

但丁被放逐时以著作排遣乡愁，将一生中的恩人仇人都写入他的名作《神曲》中，对教皇揶揄嘲笑，将自己一生单思的恋人，一个叫贝雅特丽齐的美女，安排到天堂的最高境界。但丁于 1321 年客死他乡。

彼特拉克（1304 年—1374 年），意大利学者、诗人、人文主义者，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他的父亲，瑟·彼特拉克和但丁一起于 1302 年被黑党政权放逐。彼特拉克曾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和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学习。尽管他父亲希望彼特拉克学习法律和宗教，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写作和古罗马文学，常与他的朋友薄伽丘分享创作激情。为了搜寻拉丁语写成的经典和手稿，他穿梭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随着他的第一个大型作品《阿非利加》

出炉，彼特拉克成为了欧洲名人。意大利式十四行诗一词来源于彼特拉克，浪漫作曲家李斯特为他的三首十四行诗加谱成歌。

1327年，一位名叫劳拉的女士在教堂里演出，她一头金发，端庄并有谦虚高雅的气质，她的出现使彼特拉克体会到了不可言表的愉悦，她的优美激发了彼特拉克旷日持久的创作冲力。1348年劳拉离世时，诗人的哀伤和他的绝望一样难以忍受，在《给后人的信》中，诗人写道：“年轻时，我曾一直和那无法抵抗的，但是纯洁的，我唯一的爱，斗争。如果不是她的早逝，我会继续斗争下去，斗争是痛苦的，但对我是有益的，斗争把那团火熄灭。我常常希望我能说我完全控制肉体的欲望了，但我知道，我在说谎。”

彼特拉克终身未婚，和一个或者几个女人生有三个孩子。晚年彼特拉克在帕多瓦定居和离世。在那里，他沉浸于宗教沉思中。

薄伽丘（1313年—1375年），意大利作家、诗人，出生于佛罗伦萨，家境富裕，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年长住那不勒斯，放荡声色。薄伽丘才华洋溢，是一位多产作家，写过传奇、叙事诗、史诗、短篇故事集等。最出色的作品是《十日谈》，叙述1348年黑死病第二次大流行时，十名富家青年男女在乡村别墅避难，终日游玩歌唱，每人每天讲一则故事，十天讲了一百则故事，既有王公贵族，骑士僧侣，也有贩夫走卒，市井平民，情节多姿多彩。在《十日谈》中，罗马教会教士成了魔鬼的代名词，贪财好色，无恶不作。

1374年，薄伽丘的良师益友彼特拉克病逝，薄伽丘失去了知音，精神上遭受到沉重打击。1375年，挥霍掉所有资产的薄伽丘在贫困交迫中辞世，曾被嘲讽的教会派人挖掘他的坟墓并砸毁墓碑洩愤。

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奠基人。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贵族家庭。曾任律师、议会议长、法院庭长、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1748年出版《论法的精神》，全面分析三权分立原则。

孟德斯鸠虽为贵族，却是法国首位公开批评封建统治的思想家，他突破「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人民应享有宗教和政治自由，认为决定法的精神和法的内容是每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保证法治的手段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三者相互制约、权力均衡。他完全否定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三个基石：教会、国会和贵族。「三权分立说」对于1787年的《美国宪法》、1791年-1795年的《法国宪法》和1792年的《普鲁士法典》的制定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使得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他也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他的这个说法强烈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直到今天。

伏尔泰（1694年—1778年），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不仅在哲学上有卓越成就，也以捍卫公民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而闻名。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审查制度十分严厉，伏尔泰仍然公开支持社会改革。他的论说以讽刺见长，常常抨击天主教教会的教条和当时的法国教育制度。

伏尔泰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先后在巴黎耶稣会和路易大帝高中接受教育，1711年至1713年间攻读法律。投身文学之前，伏尔泰还为法国驻荷兰大使当过秘书，并与一名女子堕入爱河，两人私奔的计划被伏尔泰的父亲发现，被迫回国。

伏尔泰出入于贵族圈中，以诗人的敏感经常针砭时尚、评论朝政，以谈锋犀利和妙语连珠引人注目。1715年，伏尔泰因写诗讽刺当时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流放到苏里。1717年，他因写讽刺诗影射宫廷的淫乱生活，被投入巴士底狱。在狱中，伏尔泰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剧本《俄狄浦斯王》。出狱不久，《俄狄浦斯王》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伏尔泰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1726年，伏尔泰遭贵族罗昂诬告，又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他在英国居住了3年，详细考察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当地的社会习俗，深入研究了英国的洛克等学者的理论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果，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自然神论的哲学观点。

1750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伏尔泰应仰慕他已久的普鲁士国腓特烈大帝邀请到柏林，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宫廷文学侍从职位以及很好的待遇。他作为一名哲学家，与法语说的近乎完美的国王建立了友谊。但是这两位朋友没有能够长时间地互相包容对方，前者拥有高超的智力与犀利的性格，后者喜怒无常，习惯于别人的唯命是从，分歧的扩大不可避。1753年，伏尔泰与另一位国王赏识的科学家莫佩尔蒂发生争执，伏尔泰写文章讽刺莫佩尔蒂的荒谬论文，但后者得到国王的支持，这一事件导致了他与国王关系的破裂，并促使他离开普鲁士。离开普鲁士后，伏尔泰在法国和瑞士边境上一个叫凡尔纳的地方置购房产定居下来。此后他全心投入到启蒙运动中，一方面用化名写作和印发了大量小册子，抨击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宗教迫害以及专制政府的草菅人命等罪行；另一方面支持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百科全书派的斗争，积极为他们撰写条目。伏尔泰的不倦斗争，推动了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被人们尊称为“凡尔纳教长”。

1778年84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阔别29年的巴黎，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欢迎。不久，他病倒了，同年与世长辞。临终前，伏尔泰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天堂；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就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伏尔泰的灵柩被巴黎人民永久地摆放在先贤祠中，并称呼他是“精神王子”。

卢梭（1712年—1778年）启蒙时代的瑞士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卢梭的自传体作品《忏悔录》是现代自传的开端。卢梭精通作曲和乐理，其作品单幕歌剧后来被贝多芬改编为独立曲目。

卢梭的家庭是日内瓦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卢梭的母亲出身于上流社会，卢梭以他的家庭为傲。1742年卢梭搬到巴黎。在巴黎这个开放、崇尚自由的大都市里，卢梭结识了狄德罗、孔狄亚克等许多著名思想家、学者，他们对卢梭产生很大的影响。卢梭所著的论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对哲学的发展极其重要；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论述的人民主权及民主政治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可见于近代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至现代的政治、哲学还有教育思想。

1756年至1762年间，卢梭隐居在巴黎近郊，和戴莱斯·雷瓦索相爱，并生了小孩，因为没有结婚的缘故，卢梭建议「为了戴莱斯的名声」，将小孩送到孤儿院去。戴莱斯·雷瓦索不识字，但厨艺很好，这是他们共同的兴趣之一。

卢梭反对伏尔泰在日内瓦建立一家剧院，指出剧院是伤风败俗的学校，导致他和伏尔泰反目，成为终生的仇敌。此外，卢梭和百科全书派人士意见不合，《爱弥儿》一书出版，法国及整个欧洲掀起一片反卢梭浪潮，从此卢梭开始逃亡生活。1772年卢梭受邀为波兰立陶宛的新宪法提供建议，他写了《论波兰政府》这也是他最后的政治作品。他在1776年完成了《对话录》，开始写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他除了写作外，也复制音乐，研究植物学。

晚年卢梭虽然是名人，但他的心理健康已让他无法享受他的名望。一天早晨在巴黎东北边的埃米芒翁维尔别墅散步时，因跌倒受伤而死，享年 66 岁。

以上是这六位名垂青史者的简单介绍。但丁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落魄的政客，哪边有好处往哪边靠，国家乡土这些东西在他眼里只是个概念而已，显然并不比面包重要。政治上失落之后，他在自己那部靠打发时间而写出来的世界级名著中，命令上帝把她的情人（不是老婆）安排在天堂里最好的地方。当文人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自己的文字王国里恣意妄为，痛快淋漓。

彼特拉克承认是肉欲带给他巨大的创作激情。他那些流芳百世的巨著，其创作动力来源就这么简单，然而肉欲也好，情欲也罢，这都不会影响世人对他作品的欣赏和价值的承认。

薄伽丘是一个放荡声色的人，性格倔强，不肯服软。他的不朽名著《十日谈》是一群寻欢作乐的阔家子弟酒足饭饱、吹拉弹唱之间编出来的故事。他的文字让当时势力很强大的教会对他恨之入骨，然而也只敢在他死后砸墓碑泄愤而已。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独裁或专制统治更好的办法来管辖人民，那就是民主，它是一种更高明、更巧妙、更有“欺骗性”，也更困难和难以掌握的治国办法。通过这种办法掌握权力的人和政府，能得到民众的真心认可。

伏尔泰我行我素，身为贵族，不顾及名声，愿意和自己喜欢的女人私奔，也不太把进监狱和流放当一回事儿，并且敢和有权有势的人较真乃至翻脸，这样的人在现实中非常罕见。中国近代史上，那个当北大教授时嫖娼、共产党的创始人、五四运动急先锋、反斯大林和蒋介石、蹲过几次监狱的陈独秀，身上似乎有和伏尔泰相似的地方。

卢梭在自传《忏悔录》里声称自己为人非常诚实，他和一个不识字但很会做饭的女人生了孩子，然后劝说女人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说这样是为了保护她的名声，在这一点上，这个诚实的家伙与我们常人并无不同之处。

我这样评价人类历史上很了不起的大人物，完全没有亵渎的意思，就个人而言，我仰望他们，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只要有这样的人存在，就会对他们管辖下的民众有所顾忌。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独立思考，他们的脑袋只属于自己，很难被政府、当权者所利用或被国家、民族这些大概念所愚弄，并且，他们非常善于著书立说鼓动其他人去痛恨和反对他们所痛恨和反对的人、政府或某种强大的势力。换句话说，如果你敢把他们当敌人，那么，他们将是一群非常可怕的敌人，他们有能力颠覆你，或者至少也会让你日子不好过。他们是一群异类，但他们用头脑引导历史，而泱泱民众，仅仅是历史的跟随者。

我很庆幸这六位伟大的人物，个人天生性也好，社会环境也罢，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他们在有生之年没有被当权者从肉体上消灭，从而能有机会为人类社会留下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享用到今天，享用到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此时此刻。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卡爾加里石油非正式論壇



征稿 CALL FOR SUBMISSION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editor@aspeoil.ca。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editor@aspeoil.ca。

生活板块

LIFE

棕熊姑娘（杨建强）



杨建强，2004 年于北京大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并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加拿大 Husky 能源公司以及加拿大联邦地质调查局。从事地质地貌的调查研究近 20 年，研究范围包括我国横断山，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天山，阿尔泰山，加拿大西部盆地，加拿大落基山地以及北极地区。近年来致力于以野外考察为基础的地球科学的教育普及工作。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头熊，一头棕熊，一头年轻的雌性棕熊。

这头熊生活在加拿大落基山的 Banff 国家公园里。像大部分生活在这里的熊一样，她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熊 148。

熊 148，今年六岁半。棕熊一般四到五岁性功能发育成熟，如此说来，熊 148 应该算是大姑娘了。

我们且称她为棕熊姑娘。



（一）出世

棕熊姑娘堪称名门之后，她的爸爸熊 122 号，被称为“the Boss”，也就是大老板。大老板今年 15 岁，体重达 300 公斤，是 Banff 国家公园、Yoho 国家公园和 Kootenay 国家公园这方圆一万多平方公里内体型最大、肌肉最强壮也最有统治力的棕熊。

这样的身体条件使得他雄霸一方，在多次竞争交配权的战争中完胜对手，甚至让很多其他的公熊望风而逃。所以在三个国家公园里面，很多棕熊身上都流淌着熊 122 的骨血，为他传承着基因。Banff 国家公园的动物学家，Steve Michel，这样评价，“熊 122 的生活，整天除了吃就是交配”。



熊界大佬 122 号，左面部被豪猪刺伤而留一疤痕，是其标志特征。摄影：Alex Taylor

棕熊姑娘的妈妈，熊 64，在这个地区生活了 24 年。因为她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 Banff 和 30 公里之外的 Canmore 这两个小镇周围，所以广为居民和游客所熟悉。

我们需要简单区分一下 Banff 镇和 Banff 国家公园：Banff 镇人口 7847，面积 4.88 平方公里，是面积 6641 平方公里的 Banff 国家公园的中心。

作为曾经 Banff 国家公园里面知名度最高的熊，熊 64 是不折不扣的万人迷。

熊 64 和熊 122 的结合，是典型的美女和英雄的结合。

2011 年春天，熊 64 产下了又一窝熊仔，其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熊 148 号。此外，跟她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另外两只可爱的小熊，哥哥熊 144，妹妹熊 160。

在熊的社会里，公熊都活的很潇洒，鱼水欢娱之后便扬长而去，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所有小熊的生育和抚养的责任全由母熊承担，任劳任怨。

当然，也只有母熊才能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和孩子带来的快乐。自从熊 64 带着三个宝宝出来觅食的第一天起，这一家四口就成了 Banff 国家公园里最受欢迎、最受羡慕也是上镜率最高的家庭。



熊妈妈经常骄傲地带着三个宝宝出来散步，享受明媚的阳光。摄影：J.Borno



宝宝们慢慢学会了过马路的时候左右看。摄影：J.Borno



有时候，他们也顺着太平洋铁路做长途旅行。

照片来源：B Merry Photography

他们可以一门心思地享受高速公路旁边的草食，而对近在咫尺的游客欢呼声和相机的咔嚓声充耳不闻。这样导致公路上停下来的车辆越来越多，因此曾经引起无数次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堵塞。有时候国家公园管理人员不得不把他们赶走，以疏散堵塞在公路上几公里长的车辆。

这几年当中，妈妈教给他们认路，教给他们觅食，教给他们如何使用动物天桥和隧道穿越高速公路。更重要的，则是妈妈苦口婆心地教给孩子们识别危险。在自然界中，熊几乎没有天敌。但是在落基山这个早已被人类开发的领域，有时候却潜藏着危机，最常见的是火车和汽车。



棕熊 108 沿着铁轨寻找食物。在太平洋铁路经过的 Banff 和 Yoho 国家公园，过去的 17 年中，一共有 17 只棕熊被疾驰的火车带走了生命。（图片来源：ParksCanada）

更危险的，则是看上去和蔼可亲但有时候却内藏凶险的人类。



画外音：娃啊，可别嫌妈絮叨，山下的男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摄影：Allan Dibb



三只小熊越长越大，但是他们睡觉的时候，还是喜欢和妈妈依偎在一起。摄影：K. Jonson

（二）独立

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童年总会慢慢走远，而快乐的时光也终将逝去。

2013年10月2号，熊64号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2013年剩下的几个月和整个2014年，没有人再发现她的踪影。她很可能是在冬眠之前的觅食过程中坠崖丧生，因为熊在冬眠之前需要大量进食以储备足够的脂肪，而当时熊妈妈已经老迈，她的反应不再敏捷，她的四肢也不再强健。

当然，她也可能在冬眠的过程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果真如此的话，她离开的时候，肯定还是和三个孩子依偎在一起，互相感受着彼此的体温，宁静而安详。不管怎么说，作为一头熊熊，24岁算是高寿，相当于人类的八十多岁，自然死亡的熊64应该说得以颐享天年。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对于落基山来讲，一只熊的生老病死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更替。但是对三只小熊来讲，妈妈的离开意味着——他们的家庭破碎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此结束了。

我们不知道兄妹三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协商或者冲突。我们只知道，妈妈离开后，妹妹熊160远走他乡，到了一片水草并不丰美的贫瘠之地并就此扎根。哥哥熊144流离失所四海为家，终于有一天，他误打误撞，踏进了一家饲养羊驼的牧场。这里已经出了国家公园的地界，而且牧场主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去保护自己的财产。随着一声枪响，熊144倒在血泊之中，结束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追随妈妈的脚步而去。

我们的主角，棕熊姑娘，则继承了她母亲的领地，继续在Banff国家公园的弓河河谷一带行走江湖。短暂的悲伤之后，她成了Banff国家公园新一代的明星。



蒲公英是熊熊们最爱的美食之一，Banff国家公园野外摄像机自动拍摄。图片来源：ParksCanada

就像她的妈妈一样，棕熊姑娘特别喜欢在人类居住区周围密切活动。

在国家公园的树林里，登山步道上，甚至在 Banff 镇和 Canmore 镇，人们无数次地和棕熊姑娘不期而遇，却又相安无事。一般当人走得太近的时候，棕熊姑娘往往会向前紧走两步，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以宣告自己的领地——这一招，是她妈妈熊 64 的惯用伎俩。

然而她毕竟不是妈妈，她还年轻，妈妈的叮嘱有时候很难抗拒她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有那么几次，她惹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今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由 Kenzie Campbell 三个人和一条狗“默默”组成的小分队，爬山去 Cascade 露天剧场。当他们拐了一个弯之后突然发现，一头棕熊就在十米远的地方。三个人此时还算镇定，赶紧缓慢退出了树林。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熊也跟着他们走出了树林。

小分队仗着胆子站定，企图对熊表明自己没有敌意。可不知道熊是没看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继续一步步向他们靠近。三个人一个个血脉贲张，肾上腺素急剧飙升，他们放出了默默，默默勇敢地向着熊迎了上去。三个人乘机撒丫子就跑。

过了一会，默默跟了上来，三人心头暗喜。可是再往后看，熊也远远地走了过来。不过好像熊对他们已经不似之前那样兴趣强烈。这样，棕熊在他们后面时远时近，一直跟他们到停车场，看着他们进了公园的巡逻车，熊才悻悻离开，前后一共 20 多分钟。

Kenzie Campbell 以为是默默救了他们，当晚给了默默一顿丰盛的晚餐作为奖赏：西兰花和煮鸡蛋。

而世界公认的熊专家 Steven Herrero，经过对 5 年期间 92 起熊袭击人的案例的研究，他提醒公众，当狗被撒开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挑起熊发起攻击的冲动，而不是把熊吓跑。

个中原因可能在于，熊和狗的祖先——狼，是世仇。



三狼战棕熊，Banff 公园，（此熊编号不确定）。摄影：Peter A. Dettling

此外，今年五月份，Banff 一所高中的女子橄榄球队训练的时候，突然发现棕熊姑娘出现在了操场边。熊姑娘在草地上闻来闻去，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她时不时地会抬起头，向正在训练的队员们瞟上两眼。橄榄球队的姑娘只好挤到远离棕熊的球场的一角。



棕熊姑娘友好探访高中女子橄榄球队。摄影：球队助理教练 Lee Garrett

（三）流放

因为频繁地跟人类近距离地接触，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国家公园管理处实施了一个周密的流放计划。他们大费周折跟踪棕熊姑娘，并在合适的时机把她用麻醉枪打倒，塞进铁笼子，装上直升机，之后把她遣送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 Kootenay 国家公园。

然而仅仅十天后，棕熊姑娘跋山涉水，又回到了 Banff 这个原本属于她自己的家，向世人宣告了王者归来。



成年的熊 148 号，隐约已现王者之气。摄影：
Spencer Rettler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头熊，也有她自己的乡愁。

面对这样的结果，公园管理处哭笑不得。他们发布了新的计划：如果再次发现熊 148 近距离接触人类的话，她将被执行安乐死。

一石激起千层浪。Banff 和 Canmore 这两个镇的居民闻听大骇，他们把棕熊姑娘当成自己的邻居，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公众发起了一个抗议，抵制国家公园这个残忍的计划。他们的理由是，棕熊姑娘不是一头恶熊。因为她曾经有过无数次跟人类接近的机会，如果她有攻击性，肯定早就对人有伤害，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也有人认为，这头熊不过只是出于好奇想跟人类亲近而已。

该抗议得到了卡尔加里和加拿大其他地区民众的广泛支持。压力之下，国家公园不得不站出来辩解，声称对棕熊姑娘实施安乐死只是他们万不得已的时候才采取的措施，他们目前的努力只限于限制棕熊姑娘的活动范围。

然而，归来之后的棕熊姑娘跟人类的邂逅日趋频繁，在 7 月 21 号至 27 号连续的七天里，

每天都有人跟她有过近距离接触。尤其是在 7 月 27 号，一位居民在跑步的过程中，猛然发现一头棕熊就在自己面前 3 米远的地方，而且还不断地向他靠近。等熊走到一米的距离的时候，这位哥们儿掏出随身的熊喷准备自卫，可是仓促之中方寸大乱，哆哩哆嗦的手指最终也没有打开熊喷顶塞的安全卡。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然而，也是万幸，这头熊最终也没有对他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对，这次遇到的还是熊 148。虽然熊 148 依旧没有表现出侵略性，但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她的再一次被流放。

7 月 28 号，棕熊姑娘又一次在 Canmore 被国家公园管理人员以麻醉枪打到，装进笼子，拖进直升机。这次给她发配到了一个更远的地方——500 公里之外的 Kakwa 省级野地公园，一个比 Jasper 还要靠北的蛮夷之地。



摄影：Leah Hennel/Calgary Herald
Archives

（四）回归？

Banff 和 Canmore 的居民，有的希望棕熊姑娘在新的领地能够安居乐业，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也有的居民希望棕熊姑娘能够再次神奇地回到 Banff，因为她已经成为 Banff 国家公园的一个标志。

他们对棕熊姑娘如此留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就在今年，棕熊姑娘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事情发生在今年的六月，一只健壮而有魅力的雄性棕熊——熊 126 号，从露易丝湖出发，跋山涉水，穿越原始森林，来到 Banff 与棕熊姑娘约会。

他们约会的地点是具有 一百多年历史的 Banff 火车站。我冒昧揣测，约会那天，男朋友送给棕熊姑娘的不是玫瑰花，而很可能是一束蒲公英。

在 Banff 周围的森林里，他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甜蜜时光。

根据科学家观测，今年棕熊姑娘已经有过两次交配。很多人都满心期待，明年春天冬眠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棕熊姑娘带着她的宝宝出来，就像几年前熊 64 带着他们兄妹三个那样。

棕熊姑娘能否重新回到 Banff，是无数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

然而，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人们没有看到棕熊姑娘的再次归来，而是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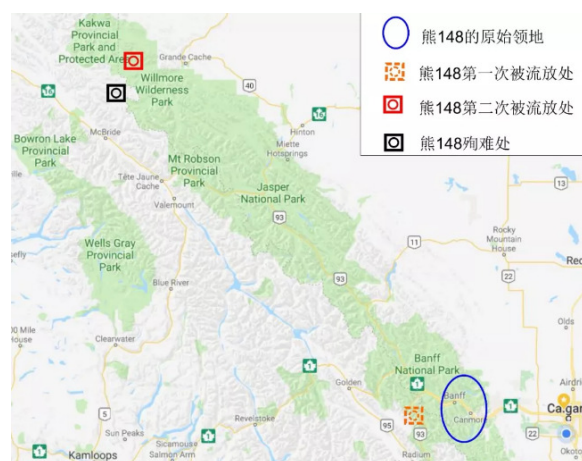
棕熊姑娘——148 号——被——猎杀了！

大概的情况是，9 月下旬，棕熊姑娘所在的区域遭遇暴风雪，她的觅食范围不得不扩大，结果出了 Alberta 省界，进入了 BC 省境内。而在 BC 省，当时猎熊是合法的。禁止猎熊的法例已经颁布，但是要等两个月之后才生效。棕熊姑娘不幸被一位猎熊者发现，他端起猎枪，瞄准，扣动了扳机。

棕熊 148 没有能够回归 Banff 国家公园，却永远地回归了妈妈的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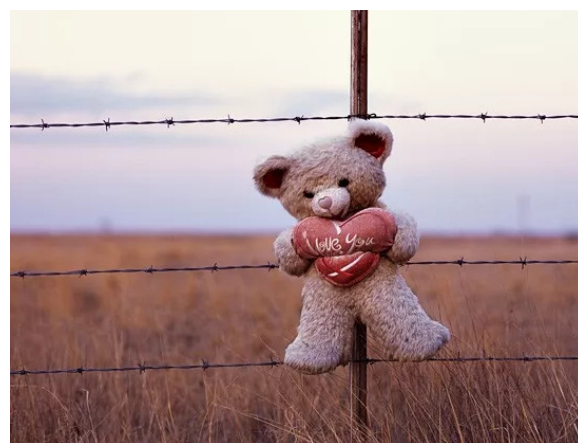
棕熊姑娘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棕熊姑娘被流放和被射杀的地理位置。

你会发现，她最后一次被流放的地方真的很远，很远很远。



（五）结语

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偶尔可以看到公路边的草地或者电线杆上，扎着一束束的鲜花，或者还有十字架，这些是为了纪念那些因车祸而丧生的人。如果遭遇不幸的是小孩子，路边挂着的还会有毛毛熊玩具。



图片来源: Christopher Crawford

棕熊姑娘带给了我们如此众多的欢欣、期盼和牵挂，而在她被射杀的地方，没有墓碑，没有鲜花，也没有毛毛熊。

她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 Bear 148 的编号，和棕熊姑娘的刹那芳华。

剧评|我看《猎场》（袁霆）

袁霆，影视爱好者，不是编剧的编剧，著有政论文集《中国与狼共舞》，现居卡尔加里。

观剧的过程，是一个观众通过剧中人物命运与编剧和导演进行精神对话的过程。在《猎场》这场对话中，我感受到这是编导对当今中国社会进行深刻观察后的一部作品。看得出，他们的观察是用心的，负责的，是有思考的。因为这部剧点出了当今中国蒙尘已久近乎泯灭的两个主题：一个是道德，一个是诚信。我更赞赏编导对二者的态度：拷问道德，建设诚信。

郑秋冬的经历非常典型。一笔带过的冬虫夏草，点出一个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懵懂而又莽撞的年轻人对成功的渴望和迫切。这是郑秋冬的动力原点。这个动力驱使郑秋冬遭遇各色人等，经历挫折，带领观众完成了一个拷问道德、建设诚信的过程。

江湖骗子老白的奸滑无义，山谷的趋附权贵，袁昆的不择手段，丹依刘安更是用道德绑架他人的感恩心理，来为自己谋利。他们用道德指责碾压别人的时候，无不振振有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卫道者。

殊不知，功利的卫道者，是谓道貌岸然。当这些人表面的光鲜被剥离之后，露出来的是他们的阴暗欲望。虽然其人可鄙，但在世俗社会里，这些功利的卫道者（尽管编导及时把老白挂在了骨癌上）往往都有一个不错的结局。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现实。

而另一方面，深陷情感泥潭的赵见蜓履历造假，中年危机的陈修风因诱惑而出轨，陈香为感恩而充当商业间谍。这又为我们展示了

当我们用道德标准去评判他人的时候，令人纠结的一面。

这些人物的经历，无不是在拷问道德。道德是不是唯一标准？道德是不是最高标准？当道德与诱惑、欲望、情感，甚至与诚信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取舍，怎样平衡？当我们想用道德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是否要先问问自己做的怎么样？

道德不是一厢情愿的。道德必须是双方的共识，才会有约束力。否则，有德碰上无德，吃亏的肯定是有德。

郑秋冬的幸运在于他在狱中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这是他的人生没有失去方向，能够重回正轨至关重要的一环。否则，他势必一错再错。

郑秋冬在监狱的最大收获，就是他明确了人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是什么？是诚信。没有这段精神上的修为，不会有以后行动上的提升。山谷被逐，他为自己不守诚信的小聪明付出代价。而窃取情报一节，尤其是那份嘉奖，使他的诚信为本的信念得以锤炼加固。至此，郑秋冬坚信人无诚信，无法立足。他的人格成长也达到了顶点。

这也是《猎场》这部剧输出的最具有建设性的价值观。中国每年的影视作品多如牛毛，但是这样旨在建设的剧集，却是罕见的。在这里，我要向编导及演员的责任感致敬。

猎场即职场，职场亦猎场。场上上演的永远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猎头在猎物的时候，焉知他不是别人眼中的猎物？那么猎物链最终端的那个猎手是谁？是资本。资本是猎场中最后的那只黄雀。场中所有，不论强弱，不论忠奸，无不服于资本驱动。

道德与诚信，社会对二者的扬抑，是取决于资本的态度，还是取决于人类本性的召唤？

当人性与资本展开较量的时候，谁又会是那个最后的胜者？呼唤道德、渴望诚信，这是社会的病灶，是社会的悲哀。

猎场上猎的不是人的躯壳，而是人的本性。世事浮华，物欲横流，我们缺的正是对自己本性的那份坚守。

相关阅读：

《猎场》是东阳青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影视集团、蓝色星空影业出品的都市职场剧，由姜伟、付玮执导，胡歌、菅纫姿、陈龙、万茜等主演。

该剧以都市社会为背景，讲述了郑秋冬职场颠沛、商海沉浮、十年蝶变，成为专业猎头的成长故事。

该剧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在湖南卫视首播，并在乐视视频、芒果 TV、优酷、爱奇艺、PP 视频同步播出。

（剧情简介）郑秋冬是个为了理想坚持不懈的人，在好友老白和女友罗伊人的帮助下，事业逐渐有了起色，不想老白突然的去世与自己事业的一夜挫败，让郑秋冬危机重重，然而郑秋冬并不甘心，发愤图强，且在罗伊人的帮助下，平安度过难关，郑也因此对罗伊人产生情愫，只可惜两人缘分未到，遗憾擦肩而过。时间慢慢流逝，林拜的出现，给郑秋冬带来了非凡的机遇，而郑秋冬诚信为本的原则，让林拜更加刮目相看。机缘巧合，郑秋冬发现对手袁昆急功近利，准备使用极其不道德的手段达到目的，而郑秋冬面对自己的诚信与良知无法容忍袁昆将要给他人带来的伤害，于是通过各种手段成功阻止了袁昆败坏的行为，并且与好友一起并肩抗敌，共同面对挫折与难关，而郑秋冬也因为纯粹、高尚的诚实信条，赢得了罗伊人的倾心与事业上的璀璨荣耀。



胡歌 饰 郑秋冬

简介 命运多舛的高级猎头



陈龙 饰 林拜

简介 郑秋冬事业上志同道合的搭档



张嘉译 饰 曲闾京

简介 友情出演



章龄之 饰 贾衣玫



李强 饰 袁昆



菅纫姿 饰 罗伊人

简介 郑秋冬的初恋



孙红雷 饰 刘量体

简介 友情出演



万茜 饰 熊青春

简介 思维敏捷、成熟冷静



胡兵 饰 陈修风

简介 金融才子，郑秋冬的猎取对象



徐阁 饰 惠成功

简介 郑秋冬的下属，后来跳槽离开了郑秋冬

财叔的思绪（李有财）

作者，李有财，人称财叔，工程师，七十年代初生人，十六年前由山东移民至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屯。虽终日以劳力为生，但受母亲大人教诲并石顽不化，爱好胡思乱想、抄抄写写。然疲于养儿育女，奔波于生活，几近头秃且虑不及远，致凡事无所成。盼借此雅致平台，能高尚有志，无怨眼前油腻，不惧生命苟且。

“金刚、银刚，白马耍枪。
耍到哪里？耍到天上。
天上有啥？天上有星儿。
地上有啥？地上有窝儿。
窝里有啥？窝里有蛤蟆。
蛤蟆咋不叫啊？”
“呱呱”



这首儿歌，放狗是搜不到的。一个小学二年级毕业的农村妇女，教了儿子，又教孙子。不知道是精典传唱下来的，还是她自己编唱的。这个农村妇女就是财叔的母亲，儿歌是母亲希望儿孙健康地蹦跹，是对儿孙的厚爱。能传唱到现在，这要归功于咱娘的记性好。财叔记这首儿歌十多年，几年前拿来教出生几个多月的女儿。咱娘记这首儿歌六十余年，四十年前教儿子，十四年前教孙子。

咱娘能读书看报，咬文断字，是自学成才。对咱娘来说，“天有不测风云”，这种话不

过是浮云；“学而时习之”，这种话那是给儿孙启蒙用的；“水不得时，风浪不平”，这种话时常从一个家庭妇女的口中蹦出时，财叔对咱娘的敬仰，只能是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浩浩荡荡。更拿人的是，类似不重样的话时常从咱娘那里脱口而出，财叔有时不得不怀疑户口本上咱娘的家庭出身一项填写的是“贫民”，甚至更怀疑文化程度一项填写的是“无”。咱娘常鼓励财叔说，无论你爹多么辛苦，你爹肯定没你过得好，因为你的基因比你爹的好。亲娘哎，生物科技来了，您那饱经风霜的脑细胞到底存了多少。咱爹说咧，少来那个里格楞儿，鸡因鸭因，要不是当年我背着你奶奶到县里招工，现在咱一家子还在村里耕田织布。李刚、李双江、李月月鸟把拼爹推向了一个新时代，咱爹虽然没能推动拼爹时代的进步，但至少为拼爹时代作出了微不足道的贡献。

咱娘的基因要归功于咱娘的爹的娘，就是咱娘的奶奶，也就是咱老姥姥。咱老姥姥零二年出生，属虎，九二年乘鹤西去，膝下重孙辈三十余人。孙辈有十余人，常有做父母的孙辈忘记子女的生日年纪，这不是笑话，那个时代以填饱肚子为主，过生日这种精神文明建设基本没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儿孙辈根本不用记，也不用在本子上记，咱老姥姥都记在心里了，五代之内的子子孙孙绝不混淆。俗话说，最好的回忆，不在于底片，也不于内存条，而在于人的脑海。这句话就给咱老姥姥量身定制的。要是咱老姥姥晚生几十年，再往好里想，在中关村二小，北京四中，清华混个十几年。咱老姥姥一定是互联网上大姐大，魂儿挡杀魂儿，神儿挡杀神儿，乔布斯一定在西去的路上打个盹，盖茨一定洗洗先睡了，下面几个孩子也不算啥。

两千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了，新星闪耀，那是神。一千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了，香气四溢，那是赵九重。七百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了，红光满地，那是朱重八。五百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了，狼群欢嚎，那是野猪皮。一百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了，天降火球，那是石三爷子。六十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了，彩虹双架，那是金二胖。

九大行星时刻转，四十年前，又一个婴儿诞生了，没有火光红星，只有狗叫鸡鸣。可咱爹双手紧紧捧着财叔，两眼散发着温柔光芒，紧盯财叔中间白里透亮的小把柄，依然激动地热泪盈眶，以至咱爹在以后的十八年再没有这么激动过。在这里看完的都知道自己带着把柄，而且相当重要，不仅在于传宗接代，而且能养老送终。十八年后，咱爹双手捧着一张纸，一张三流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虽然咱爹不知道二流和三流的区别，但凡看到“大学”两个字，足以让咱爹两眼散发着光芒，再次激动地热泪盈眶。

小时候，财叔因为大眼睛，亮晶晶，深得街坊和亲戚的喜兴，大婶大娘抢着把咱搁在她们的前胸。然而，咱娘似乎并不感到满足这份荣耀，加大了财叔开裆裤的开裆的尺寸，一抬腿就能三百六十度无遮拦地展示裤裆里的所有。不清楚咱娘当时啥心态，可能是为了表现财叔的使命感，果真如此的话，咱娘不是一般的娘。看官们都懂的，大婶大娘的兴趣，会和咱爹一样眼放光芒，转移到了亮晶晶的把柄上，可是不会象咱爹那样用心呵护，会时不时地弹拨，也会不时捏住。看官们都有经验，即使没图，也坚信是真象，因为你后来对大婶大娘的性骚扰有了些抗拒，会用小手死死捍卫住你那无比坚硬的把柄。

九大行星时刻转，有时会跑偏，地球上某个犄角旮旯难免出现个五星级的建筑师。

三百年前，东普鲁士，一个五星级婴儿诞生了。东普鲁士，扯大了，地图上消失了。东普鲁士在今天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和波兰的东北部。啤酒国人发动两次大战，最终丢了三分之一的领土，其中包括东普鲁士。争斗是纯损耗，不创造一文价值。不但损人不利己，而且自取灭亡，德国人、日本人、蒙古人、女真人……都见证了历史。有趣的是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俄罗斯人进进出出极为不爽。

咱不扯这地儿，扯这人，为嘛泥？这哥们和财叔相似度比较大。第一，这哥们无法拼爹，

他爹是做马鞍的。第二，这哥们他娘也识几个字，他娘也会天上星星的儿歌。第三，这哥们四十五岁才开始进入人文领域打拼，财叔正好四十五岁。第四，这哥们是个自由主义者，说自由即自律。第五，这哥们认为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的事物是不同的，人永远无法知道事物的真正面貌。这是本篇关键。



这哥们是德国建筑师康德，财叔要有心与这五星级哥们较劲，大家肯定比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人更为不爽。九大行星跑偏的时候，许多人的情绪指数也会跟到五星级。咱爹咱娘一连生了三个带把柄的，这仨货就吃饭一件事能帮上忙，其余的事总按国际惯例办。这也难怪九大行星经常跑偏，咱爹咱娘膝下无女，情绪指数很容易上升到肝火五星级。按国际惯例，咱娘的无敌霹雳神影腿会准确地落在咱们身后腰部以下的位置。国际上，肝火上升的事总也不断，按照国际惯例，问君能有几多愁，总似一江春水像石油。

人永远无法知道事物的真正面貌。无法考证康德所说是所有事物，还是有些事物，至少石油是这样。石油这货，财叔是看不清楚了，就消停消停吧，不如教丫头个儿歌：

“盘，盘，盘脚盘，过新年。

新年整，菊花平。

掐掐，捏捏，红花绿叶。

麦子黄，属大狼。

大狼青，属着鹰。

鹰不算，属着雁。

雁不齐，属着你。

大簸箕，小簸箕。

低低头，我过去。

小脚，小脚，你过去。”

早莲的情怀（贾晓蔚）



贾晓蔚，阿尔伯塔大学石油工程硕士，某石油软件公司数据检测工程师。SPE Journal 上发表过数篇石油论文。忙碌工作之余，喜欢摆弄花草草，她说看着一朵朵怒放的鲜花，会有一种心境的安适与自然，这世界也随之静好起来。她喜欢养花更乐于和大家分享养花的心得和经验，500 人花群的群主。以下这篇文章在国内最大的养花论坛“塔莎园艺”上发表。

一直记得多年前北飘的日子。从租的房子到公司，要经过一片有些年头的小楼房，一楼有户人家的窗台上，晒着衣服，堆着杂物，但居然盛开这早莲花。一堆俗物，群开的早莲，那么的不协调，但又真实的震撼着我。

此时的北京，已经供了暖，所有人都急匆匆的走着，没有功夫片刻停留。风卷着垃圾和尘土，或在墙角打转，或扑到行人身上，让人躲闪不及。风是冷的，天是灰的，前路是迷茫的，心情是灰暗的，但这盆盛开的早莲，红红的，艳艳的，一直给了我希望，给我坚持下去的勇气。以致我在安顿下来之后，时

常会从种子种起，在不同时节，绽放着不同的魅力。



播种

陈旧的种子，干瘪皱巴，放置好几年，还能发芽。就是发芽速度不如新鲜种子快。我做对比试验，把种子放在湿润的土壤里，窗前晒太阳，至少 4 个小时。前一年的种子，发芽的时间平均需要 2 周，但新收的种子，1 周之内，大量发芽。当生出第 3 对叶子的时候，可考虑摘心，促分枝，如果阳光很强很长，也可不摘。



早春，我会室内先育苗，等天气暖和起来时候，我会种到室外去，无论是大盆镇宅，还是阳台吊景，早莲都是不二之选。无论开的轰轰烈烈，还是绿肥红瘦，它都能给我惊喜，都能成功吸引我的目光，流连忘返。或入秋种在室内，室外秋风萧瑟，或大雪纷飞，温暖的窗前，盛开这早莲，犹如一股清流，当

一束阳光，斜斜的透过玻璃，洒在花朵中，记忆深处，那堆杂物中的旱莲，此刻依然温暖着我。

徒长了怎么办？

发芽的时候，有时连续 10 天半月遇上阴雨天，有时人出差，没能及时调整晒太阳的方位，从而徒长，细长的杆子顶着几片叶子，摇摇欲坠，弱不经风，但这都有办法完美解决。可通过深埋的办法，把徒长的茎，多埋一段，这样可有效挽救，以免露出土面太高而倾倒，严重时甚至会压断。



定植/打顶

理论上一出芽，就可以定植了，它的根系比较粗，小心的把发芽的旱莲铲出来，种在盆中。盆大盆小，这个跟自己能提供的环境有关。长到第 3 对叶子的时候，可以打顶促分枝了。

盆子大，可以 3 棵不同颜色的混种。这棵是上口径 40cm，深 40cm 的大盆。我种 3 棵。强大的根系，才有足够的空间生长，否则相爱相杀。

这个盆子是 30cm 上口径的中盆，我就种了一棵，入秋翻盆的时候，发现根已经把盆子绕满了，可见种一棵是明智的。



阳光

夏末，我会把它种在室内的窗前，大盆小盆无所谓。各有各的风采，大盆有大盆的霸气，小盆有小盆的秀美。我这盆长在办公室的玻璃隔断前，不大，只能晒早上 8 点到 11 点的太阳，离开窗口 1 米 5 远。叶子很小，花朵不大，所有叶子和花朵，都一致的扭向 1 米 5 以外的窗口，去寻找阳光，文弱秀气。给枯燥的办公环境，平添了一份色彩和活力。

促花

旱莲叶子，也很具观赏性。但光长叶，不开花，也会让人干着急。除了上磷肥促开花之外，还有个注意事项。花芽的产生是需要阳光直接刺激的，花芽的部位是杆子的节点。如果此时叶子太多，会挡住射进来的光线，不开花。我一般会揪掉一些大叶子，让杆子里面也透些光亮和新鲜空气，几天后就会看见花骨朵，从杆子里伸了出来。看这个，我揪掉大叶子后的视觉效果。饮食讲究荤素搭配，旱莲讲究叶茂花浓，平分秋色。不管怎么，各花友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打造自己的旱莲吧。

延长花期

好花不长开，如此可爱的花，在盛花期过后，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落没。但揪掉蔫花，不让

过早的结种子，浪费营养，能更多很好的打花苞。

浇水

旱莲虽有个旱字，但并不喜欢旱，是因为叶子如荷叶一样的造型，水会凝结成珠，也如荷叶一样，而得名。保持土壤湿润，根据实际需要浇水，实在是个功夫活，各位花友自行体会。我这盆是室内的，1周1次或2次透水，水从底部流出，算浇透。有时太阳大，就多浇一次。



盛夏室外的大盆里，土壤是否湿润，我都会浇水。因为此时浇水，不仅仅是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降低盆土的温度。夏日高温下的花花，多半不是渴死的。是过高的盆土温度，把根给煮死了。所以有时间的话，给暴晒的盆土，冲个凉，降个温吧。

上肥

勤开花的，都必是吃肥的。所以要么土里有底肥，要么薄肥勤施，在浇水的时候，兑些含磷多点的开花肥。肥水够，营养足，花朵大而鲜艳。

繁殖

花后，如果营养得当，有风吹，有蜜蜂光顾，一般都会留下种子，一朵花通常会接下来 3

到 4 粒大种子，自行脱落后，收起，晒干，室温下保存。越新鲜的种子，发芽率越高。有一种方法，比种子更快，那就是扦插繁殖。我一般剪下一段带侧枝的一段，插入水里，容器最好不透明，根怕强光。出根部位一般在有节点侧枝的地方。环境温度在 20 度到 30 度之间，生根会很快。下图是第 3 天生根的。但要根长到如此密度，需要 2 周左右的时间。



食用

旱莲的叶子和嫩花，均可食用，味道辛辣，多数是拌在撒拉里生吃。各位蠢蠢欲动的花友，可以试试。



夏日姹紫嫣红，秋日落木萧瑟，这小生命，却有着巨大的能量，一直鼓舞着我。一如当年深秋的北京，一个失落的北飘者，行走这匆忙的人世间，转头看见一抹亮色，持续燃烧，持续点燃我永不磨灭的希望。

（编者按）2015年那场联邦大选，硝烟早已散去，但仍然让人记忆犹新，目前加拿大石油行业不景气，让人们对当年政府的选择若有所思。笔者认识桂琼很多年了，她热情开朗，喜欢公益活动，英语很好，似乎也热衷政治。我曾问她，想从政吗？她不置可否。不过，我相信她有、或者至少有过从政的冲动，尤其是她身边已经有大陆移民过来的华人从政取得成功。看看这些她当年写下的关于大选的文字，她当初的分析和判断，你也许会认为，她有从政的眼光和潜力。



桂琼，现居卡尔加里。到今年正好在中国和加拿大各度过一半人生，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喜欢很多人和事，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好奇的事物，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需要培养，相信旅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相信孩子是我最好的老师，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最幸福的时刻，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相信精神上的感动，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话。是啊，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一定会说，你现在是在用英文思维，用英文文法来组织句子……可我觉得离开中文环境那么久，反而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写下文字的快乐，不需要与人解释，自己有兴趣的事，才可能坚持。

2015 联邦大选- NDP 新民党 (桂琼)

老实说，大选的几次辩论都没有看，匆匆忙忙过一眼，然后看看网上的 spin 拉拉扯扯，觉得错过的东西不多，也就没有什么兴趣找来看。我这个自封的政治新闻上瘾者都不看，真怀疑有多少人看过，而且看过的人中有多少不是吃政治这碗饭的人。

加拿大吃政治这碗饭的人不多。对比美国政治竞选活动几个亿几个亿的大投资，加拿大大选以 GDP 等级按比例缩水，资金少，规模小，游刃有余的人物也没有那么大的明星效应。不说幕后的操纵人物了，台前有几个大家熟悉的？几个领袖人物的太太都长什么样？几个领袖同学……对了，你们对他们三个人了解有多少？

从小四先说起吧，绿党领袖 May 女士是美国出生的。所以，加拿大政治 101，第一和美国不同的就是，不需要在加拿大出生就可以做加拿大第一把手，因为理论上 May 和 Harper 一样可能当加拿大国家总理，虽然实践上，她应该能保住自己的 MP（国会议员）身份，继续在加拿大为在美国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奋斗，其他，绿党只是大选中的一个颜色而已，还是背景颜色。

请允许我很不严肃地八卦一下，历史上为政党起名是不是应该找个黄道吉日，请个风水大师看看相什么的，我感觉是有些政党大概没有做，不然，以颜色命名和以花草草做政党名字的，真心严肃想上位吗？对了。我说的就是野玫瑰。当初认定保守党不够保守，愤怒破门而出的极右的一

群人，看到路边野花盛开，把自己当成野花盛开来养，只不过是一种抗议，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风水轮流转……嘿嘿，风水现在是科学。科学，是给把自己也严肃对待的人提供的。野玫瑰的最初出身是为了抗议，记住抗议不是漠视不是渺然，而是爱之深恨之切的最爱形式，是一种愤恨没有得到专宠的酸痛。他们等待的是保守党拉住他们的手，单膝跪下，说，我错了，你，回来吧？现在？在谁跪下还不知道的时候，大家全体唱戏有点没有剧本了的乱扯，两边都不知道怎么救场，在临时表演节目……我扯远了，联邦大选，联邦。

但是，联邦和省里政治还是有关联的。比如阿省 2015（2015 结束的时候，总结的大标题应该是：2015，什么都有可能！）就来了个政治一百八十度拐弯，从保守跳过自由党直接进入新民主主义了，联邦大选全国新民党 NDP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到了略有打击的时候，也有一个经济大省省长出来抬庄，新民党 NDP 今非昔比。

所以，认识 Thomas Mulcair（唐人街翻译：唐明凯）很重要，对比大选开始时，目前他做总理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过，认识他对这次大选以及加拿大政治挺有深远意义的。因为第一次在加拿大政治舞台上，新民党 NDP 领袖出台之前，介绍的人是真心实意地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Thomas Mulcair！以前只是走形式说说而已，自己都不当真，也没人当他们一回事。

再次插播，加拿大和英国一样，第一把手都是 Prime Minister，为啥英国有首相，加拿大只有总理？放眼望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英联邦国家，都被泱泱大国封成总理级别，比殖民地还等级森严。

Thomas Mulcair 出身是魁北克自由党政府官员。他在 Jean Charest 的自由党中间派政府做部长，最后因为个人/政党概念不对付，辞职了。政党概念大概真的不对付，Jean Charest 是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垮台之后的联邦保守党领袖，被魁北克自由党拉过去反水做了自由党省长，手下 Mulcair 退出省级政治自由党转身成为新民党 NDP 国会议员，在 2011 橘色风潮后成为 Jack Layton 的接班人，联邦新民党 NDP 领袖。糊涂了没有？没有就好，继续。

魁北克前省长 Charest 声名一般，但是我看过他不少发言和媒体采访，整体表现出是一个很聪明很有能力的律师出身的政治家。保守党弄到和 Toyota Corola 同等席位（四个席位），是保守党积重难返的趋势，他只是接了个大包袱，比加拿大唯一的女总理金宝女士还冤枉。他加入自由党后领导公投之后的魁北克，直到被魁人党击败退休。做到这个地步，水准相当，眼光也独到。他对 Mulcair 的看法是，不是极端人物，典型的中间派，甚至认为 Mulcair 是一个 fiscal 财政保守人士。这不奇了怪了嘛！

整体而言，Mulcair 不是传统的新民党人 NDP，在目前看到的出台政策上，比省长 Notley 还要更保守更靠中间，比如他保证不增收个人税收，和 Notley 上台后坚决不改竞选纲领增税的做法大相庭径。除了在社会纲领上的新民党 NDP 口号，Mulcair 的新民党 NDP 版本，相当中立。和我对加拿大政治中间拥挤的看法很接近。

但是，我不鼓励大家投 NDP 新民党的票。为什么呢？

Mulcair 在新民党 NDP 内部其实是倍有争议的人物。前些日子 Naomi Klein 女士，David Suzuki 和 Steven Lewis 的新民党 NDP 明星大同盟推出的《大跃进宣言》，里面的头头脑脑头面人物都很不齿 Mulcair 的为了争取选票，放弃新民党旗帜鲜明的“增税，大政府，高福利，全民幸福共奔共产主义（一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是我捏造的，不过，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目标，我不好编造吧？）”的执政纲领而采用的竞选“肮脏手法”。很矛盾地说，Mulcair 很不容易，他目前的处境和《二十二条军规》里面的疯狂类似，你要是证明你疯了，你就不用自杀飞行，但是如果你能证明你疯了，就说明你没有疯。他需要向全加拿大，而不是新民党 NDP 的选民基础证明：你们都恨哈珀，我可以给你一个可能的选择，我只需要三十五个席位，而特鲁多需要一百个席位才能踢走哈珀。这个套路阿省新民党 NDP 用过，成功了。联邦新民党 NDP 用？可能性降低，原因不完全是联邦新民党 NDP 的问题，而是在联邦，有一个相对强势的自由党，和一个没有被权力基础阿省保守党野玫瑰窝里斗分崩离析的保守党。前天有个记者报道，她在埃德蒙顿听说有大量的 NDP 新民党支持者的大会，前去之后发现大部分的与会者都是来看看可以不可以投票给新民党，而他们都是自由党的支持者！这样看来，报界和民意调查显示新民党下降自由党上升，真的是此消彼长的现实。

不过，这都改变不了铁杆新民党的主体，Mulcair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很实际的异类。新民党的目标很难由一个人改变，我从来不会低估一个铁腕人物的主导作用，但是试图改变政党的背景和最大支持者基地，Mulcair 在新民党的地位不保，不是他离职就是被替代，尤其是他不可能执政称为现实之后。而且最早的挑战在十月十九号晚上，大选尘埃落地就会开始了。我很有兴趣看新民党内部的意识形态派还是实际派占上风，但是，最基本的看法是，不太会改变新民党 NDP 的思想纲领未来基调，否则，他们干脆和自由党合并了事，而合并的最好时机已经过了。

我很纠结新民党的思想意识纲领的基础。我对加拿大政治启蒙，还是新民党头面人物 Naomi Klein 的重磅书籍而来，觉得加拿大的政治理念很符合我对加拿大理想境界的设定。但是，这么些年的实际观察下来，很是怀疑站在道德高地上高风亮节的做法，是否脱离现实，而《大跃进宣言》其实就是很结结实实地给了我这个答复。这里我试图用我非常不完整有偏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来分析新民党理想的思想意识形态。我们这些新移民，都是经过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大实验的群体。有的人更深更多些，有的人浅些。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是一个很完美的解释，但是落到实践上，就是鼓励社会的整体懒惰，如果你的基本有保障，你会去更多努力吗？如果你的努力的结果，是其他人得到更多好处而不是你或者家人，你会去更多努力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很残酷地表现出没有对付人性深处肮脏自私的本性的社会控制机制。加上人性管理的放任，没有责任感和拥有者的态度，只会是很直接的社会整体机制下滑，生活水准全面降低。我们通过我们几十年的试验，已经证明了这个做法只会失败的前车之鉴，为什么还要再来重复？这不是疯狂的定义的再测试吗？

还有一个深深困扰我的道德高峰问题。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援救世界，保护弱者，支持平权，都是非常光明正大的基调。在加拿大今日，恐怕没有几个人敢冒大不违反对任何一个基本格式。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新民党目前提出的很多纲领，都是更符合一种非理性的高尚人类的大举，用什么来财政上支持以及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处理方式方法，在不违背原则的大局下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相对合理满足正当要求，很多时候碰上了理想主义的疯狂，很可能被封杀，因为害怕被

人打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无人道，为了个人目前利益损害未来”的标签。玩竞选文字游戏可以，被文字游戏圈进去做出不现实的财经大策，影响加拿大的未来发展，就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结局。很不幸，新民主党传统性地吸引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对于 Klein 女士们，我只想问一句，替代资本主义，很好，一代人之中实现目标，可以，什么是可行的方式方法？用什么来替代？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无政府混乱中，明星们可以坐拥百万生活优裕无忧，普通老百姓呢？谁来保障他们的整体利益？

在新民主党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之前，我不觉得他们成为加拿大政局主导者会有任何决定性变化，而没有执政的经验，以及过去成就来表现，原则上，新民主党 NDP 不是最好选择。除非你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我推荐你另作打算。



艺术板块

ART

北岛：饮酒记

夜深了，我关上灯，在噼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风声看熊熊烈火。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

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法会完全不同。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区那帕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可不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吗去？后来必然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跟着变了。

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揉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必要代价。

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猥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目标而献身。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风纯朴，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搯，把我们捅进一家小饭馆。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

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钻进吉普车，呈水平方向。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作陪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杯。顿时天旋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罚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

八三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儿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饶，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九〇年在挪威呆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像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力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我住学生城，和五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个厨房。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他酒类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哐当当，所有超级市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非得破产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专制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察和梦想的方式。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谓“老”，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东北汉子，本是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不留一丁点儿水痕。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喝法国红酒也有一套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蒙蒙，再细看力川变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我连连点头。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酒醉只忽悠一阵。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细想，这绝对和阳光有关。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Clayton），美国诗人、东密歇根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娜堡（Ann Arbor）时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他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学。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狰狞而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瓶。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 Oak），得开一个多钟头。老板摩洛哥人，小个儿，眼睛贼亮。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但很棒。克莱顿兴致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我也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自己的小窝。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开会。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画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畅饮。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好歹比餐桌上灌 XO 强多了。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若鹜。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时间不早了，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尔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我单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卡嗒一声，门开了。

Sherry Wong 专栏 Movie night



我的英文名子是 Sherry Wong，中文名子是王茜，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我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

1988年，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怀揣一个留学梦，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现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

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我们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经历。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Movie night

In my earliest recollection of watching a movie, I was four years old and was with my mother. I remember neither the movie title nor the story. All I remember were hills, rivers, flowers, butterflies, and animals on the screen. Or

perhaps there were only flowers, butterflies, and animals. Perhaps my memory tricked me to add the hills and rivers. The animals were small and the color was so beautiful. It was a blur of pink, yellow, orange, light green, dark green, blue, purple, brown, and white.

For some reason, the film didn't last very long. Or perhaps it was I who didn't last very long. That year, 1966, was also the year that the Great Proletariat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in China. One thing the revolutionaries did was to make all beautiful things disappear, including flowers and animals; the blur of beautiful colors; and many good films. They claimed that these movies were poisonous weeds and would be a bad influence on the audience. Soon we had very few movies to watch, and most of them were war-movies.

Because there were hardly any other forms of entertainment, movie night on Saturday was the most anticipated event of the week. There we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My father was a professor; my mother had quit her job as a lab technician after I was born; my sister was sixteen years older than I was, and we lived on the campus. As early as Sunday morning I would star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Saturday night. By the middle of the week rumors about the upcoming movie would surface. By Friday an official announcement of the title of the movie and the show time would blare through loudspeakers installed on the roofs of a few high buildings. Because the university theater was too small to accommodate the large crowd on movie night, the "exercise ground" became our outdoor theater. The typical exercise ground in China was like an outdoor gym where people played basketball and volleyball and ran tracks. There were no seats or benches; we had to carry our own.

Around five or six o'clock on Saturday, people would start to stream toward the exercise ground. The crowd consisted not only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taff and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peasants from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This was also the only evening that the two gates of the campus were wide-open and anyone could walk in without being questioned. Early birds would occupy the best spots, and latecomers would have to settle for less ideal space. Those who did not bring a stool would have to stand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seated crowd and often had to crane their necks. Once in the center of the throng of moviegoers, it was very hard to get out. We often had to overcome thirst and hope we didn't have to go to the washroom halfway through the film.

When I was a toddler, one time our family was seated in the inner circle of the crowd. In the middle of the movie, I was thirsty and wanted water. My mother ordered my sister to carry me home for water. That meant she had to walk twenty minutes each way in the dark and she knew if she took me home, she would miss a big chunk of the movie if not the rest of it. I have no memories of the event but years later my sister confessed to me that once she took me out of the crowd, she threatened to spank me if I insisted to have water. She was a teenager by then and there was no way I could defend myself. So I gave in. When she brought me back to our mother's side, she lied that I was no longer thirsty. I had never imagined my beloved older sister could have bullied me like that. Apparently nothing could get in the way of a movie.

Movie night was a cross-country phenomenon at the time. In China, we call a working entity a unit. A unit could be a school, a research institution, a factory, a hospital, or a military

compound. Every unit had its own movie night. In rural areas, movie nights were not held as often as in the cities, and not every village had its own movie night. Often, the movie would be shown at a central location covering a few surrounding villages. Peasants from other villages had to walk a long distance to reach the location. That was why the university opened its gate to the peasants of the nearby villages on these nights.

Movie night was dependable and free. They were seldom cancelled. Whether it was a bitterly cold winter or a hot summer day, the show would go on. In wintertime, we wore thick winter clothes. Our feet often froze and we had to stamp them every now and then to keep them from going numb. In summertime, there were a lot of mosquitoes. We didn't have insect repellent so we used fans to keep the mosquitoes away. Because nobody could keep fanning for two hours non-stop; being bitten was inevitable even when wearing long sleeved-shirts and pants. But for the movies, it was worth it. Another inconvenience was the lack of washrooms. There was simply no public washroom around. Those who needed a washroom break either had to go home or go into the nearby bushes. Most people chose the bushes, but it was not a good idea for little girls.

When I was in grade one, a schoolmate, a seven-year-old girl, went into the bushes during a movie by herself and was raped by a stranger. She was off from school for a year. They never caught the rapist. At that age, we knew that rape was a bad thing but didn't truly understand what was going on. We asked each other what rape was. Nobody knew except one girl who claimed that rape meant a man would beat you senseless. She said that was what happened to that poor girl. Since nobody

wanted a beating, we would not go into the bushes alone during a movie.

When I was in grade five, it happened again. This time, the victim was a five-year-old peasant girl. It was at a nearby research institution, and they had a public washroom at the edge of the square where the movie was shown. The little girl's mother had led her to the washroom but had not gone in with her. Instead, she stood outside to keep an eye on the movie. When the girl didn't come out, the mother went in and found her daughter was brutally raped. The girl died shortly after being rushed to the local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rumor, the predator had dug his fingers through the victim's tongue so viciously that he had made a bloody hole in the middle of it. Again, the rapist was never caught.

Because of the limited supply of approved film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often had to watch re-runs. We could watch the same movie five or six times. Nobody complained. It was better than no movie at all. During that time, a handful of domestic war movies were everybody's favorites. These included *The Little Soldier Zhang Ga*, *Tunnel Warfare*, *Landmine Warfare*, *The Railway Guerrillas*, *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 and *Heroic Sons and Daughters*. Only a very few foreign movies from socialist countries like North Korea, Yugoslavia, Romania,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allowed to come to China. Two very well-known Soviet movies, *Lenin in 1918* and *Lenin in October*—were watched by millions of Chinese. I still remember a ballet scene from *Swan Lake* in *Lenin in October*. I didn't know it was *Swan Lake* at the time. To me the scene was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It only lasted a few seconds before a revolutionary commander came to the stage and made an announcement. I always wished

that I could have watched the entire ballet. My desire was finally satisfied many years later in Canada.

In 1976, Chairman Mao passed awa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China started to reform and to open its doors to the world. The rules about movies were also relaxed. Some old domestic movies made in the fifties were shown again. More and more foreign movies also started to appear on our silver screens. It was as if we had just awakened from a hundred-year sleep and saw the world around u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hen my generation was growing up, we were told that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as in deep water and burning fire. They were dirt poor and were exploited by capitalists. We needed to study hard to gain knowledge so that one day we could liberate them. When we saw the lifestyle of capitalism on the big screen, it dawned on us that we were that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hen I was fourteen, my family bought our first television set. At the time, only very few households could afford such a luxury. However, the TV programs were few and were usually boring. Occasionally, when a good show was on TV, we would had a roomful of friends, neighbors, and Dad's students watching the show together. Despite these fun gatherings, there was simply no way that TV programs could compete with movie night.

This was also the time when China had reinstated its nation-wid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Only one to two percent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could pass the exam. Beginning in junior high, we all had to use every minute of our spare time to study. During those years, my mother had persuaded me not to go to movies, but to study.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I seldom watched movies or TV. We Chinese believe that if you want something, you have to make sacrifices. I was willing to make the sacrifices in order to get into university, but it was not easy. One time, it was particularly hard for me because the upcoming movie was *Bridge*, a Yugoslavian movie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very good.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it prior to the movie night. Mother told me this was the time to put my willpower to the test, so I agreed not to go. However, after everyone had left, I regretted my decision terribly.

Before the 1980s, we had never seen any love scenes in movies, not even a kiss. By the early eighties, kisses started to appear on screen. In one particular movie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began kissing each other and the audience became very quiet. The tension in the air was wound as tight as the strings of a harp. It seemed that if anyone had waved a hand, a sound would have come out of the air. Then, a child's voice, bristly and high-pitched, asked: "Why would they bite each other's lips?" This caused chuckles all around. Only then did we realize that we were all holding our breath.

It was that night I realized one day this would happen to me too. I would be kissed by someone. I would fall in love. It must be wonderful. That was as far as my imagination stretched.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era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only two non-socialist countries, India and Japan, were allowed to export a few selected movies to China. We were dazzled by the beautiful singing and dancing in Indian movies and were touched to the soul by some Japanese movies. One of these Japanese movies was *Sandakan Brothel No. 8*. It was a sensation in China because there were sex

scenes in the movie. Prior to that particular Saturday night, one could feel the excitement and anticipation in the air. When the night finally came, it was raining. To everybody's relief, the show was not cancelled. People flooded into the exercise ground from every direction, holding umbrellas and wearing straw hats. I wound up watching the entire movie standing in the rain holding an umbrella, and I could only see one part of the screen because so many umbrellas were in the way. To our disappointment, not only there was no sex scene, we didn't even see a naked bod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cut out so many scenes that the actions were disconnected in certain parts. Fortunately, we could still follow the story: A ten-year-old Japanese girl, Ar Chi, was sold to a brothel on a South Pacific islan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work as a prostitute. When she finally gained her freedom and returned to her home town, her only son would not visit her, nor would he let his wife meet his mother. The other villagers were also ashamed of Ar Chi. In her old age, she once again lived in poverty, but this time, alone. We had been expecting a scandal. What we got was a tragedy. I was not the only one in the audience who wept.

Shortly after that, I came across an article in the newspaper about the film and the famous Japanese actress who played Ar Chi. In spite of her stardom, many Japanese despised the actress for playing a prostitute. The article said that she was practically drowned in saliva of the Japanese who spat on her. "This is the sacrifice she made for art," the article claimed.

In the fall of 2008 I finally found *Sandakan Brothel No. 8* on DVD in New York's China Town.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actually watched the

entire movie,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later. Once again, I was brought to tears at the end.

When I was a university student in the early eighties, we also had movie night every Saturday on campus. By then I no longer needed to sacrifice my movie night. Sometimes a group of us would go to a nearby unit to watch a different movie. By the time we walked back to our campus, we often found ourselves locked out. In these cases, we would yell to the gatekeeper's window a few meters away. If he was still awake, he would let us in; but if he was already in bed, he would pretend not to hear us. We would have to climb the iron-gate with plenty of handholds and footholds. I enjoyed climbing so much that I was always the first one up. During the summer and winter holidays, I would return to my parents' home. By then my sister had left home and formed her own family. Each Saturday night, I would carry stools for my parents to the movie. Now I was much bigger and stronger, I could look after them. Despite my father's busy schedule, he seldom missed a movie n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that was one of the few times that my father could forget about his work, his research projects and his students. What remains in my memory from these times was not the movies, but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hen I moved to Canada in 1988, I left movie nights behind me, among other things. Now when I see the abandoned drive-in movie theaters here and there, vast and empty, I wish that I had come to Canada a few years earlier. Or, if I allow my imagination to stretch further, I could have watched a movie with my family, in a car, in Canada. My father passed away shortly after I immigrated. I could not be with him when he was dying. It was the biggest regret of my life. Seven years ago when my boyfriend killed himself, I went to see a clairvoyant here in Calgary. During the reading,

she told me that not only was my father's spirit in the room, but also he would be delighted to watch a movie with me in a theater. I cried hard during that session, but I cried with a smile.

My mother lives in Calgary now. Unfortunately, she doesn't speak English. One time I took her to a movie and we purposely sat in the very last row without anybody beside us. I started to whisper the translation into her ear. This made a man sitting a few seats away very angry. He made a rude comment. I stopped talking. Mom and I watched the rest of the movie in silence. After that, my mother refused to go to a movie theater again.

In 2008, I visited my sister in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after sixteen years of separation. The outdoor movie shows had pretty much all vanished in cities, just as the drive-in movies disappeared in Canada. When I suggested to my sister that we should watch a movie together in the theater, to my surprise and disappointment, she declined. She preferred TV. We sat in her home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while I watched her switch channels with lightning speed. Eventually I got dizzy and went to a nearby Internet café filled with young people and cigarette smoke, just to chat with my Canadian friend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Now whenever I sit in the big fancy movie theater that has heat in the winter an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popcorn in one hand and a coke in the other, I remember the movie nights in China. I find myself wishing, however briefly, that I was on the way to the exercise ground with my parents walking beside me, carrying stools for them, smiling to the neighbors and saying have you eaten to friends, while the fragrance of lilac fills the warm summer air.

奥克托克斯 Okotoks (顺顺)



头戴金冠的阿波罗
与气宇轩昂的波塞冬
脾气秉性言语相投
太阳神与他的八个儿子
还有美丽活泼的小女儿阿尔伯达
夜夜在海神的海底宫殿寻欢

清晨，太阳神驾着马车从海面升起
咆哮的骏马，耳目俱张
肌肉鼓胀似要挣破皮肤
穷尽气力脱离海面
神们须发衣裙随风飘荡
倨傲地接受生灵膜拜



阿波罗时常宿醉不醒
八个儿子替父亲驾马轮值
年轻的性格不受拘束
天空时而炎炎，时而阴霾

美丽的小公主阿尔伯达
在海底畅快的游玩
洛奇，海神最年轻能干的侍卫
日夜保护着小公主

洛奇，有英俊的脸庞和健美的身躯
聪明的头脑和坚毅的意志
他为小公主采到海底最亮的珍珠
还指挥鱼儿排成队列翩翩起舞

美丽的公主为洛奇戴上了她的花冠
她轻吻洛奇，赐予洛奇半神的力量
年轻的躯体结合在蔚蓝的大海
海面翻腾着五彩斑斓的浪花

沉浸在爱情中的阿尔伯达
神采飞扬，欢歌笑语
惊醒了醉生梦死的哥哥们
显赫家族不容忍世俗的爱情
妒火中烧的哥哥们把洛奇囚禁
他们用炎烈炙烤着洛奇
还商议着一种五马分尸的酷刑

心急如焚的妹妹用烈酒灌醉了哥哥
带着她的情郎逃离了海神宫殿
回到大海的洛奇恢复了半神的力量
带着公主在大海中遨游

醒来的哥哥们恼羞成怒
他们闹到了阿波罗和波塞冬的酒宴
父亲勃然大怒，海神好言相劝
他们一同遍寻大海要把恋人抓住

年轻的恋人身姿敏捷

他们在缤纷的海底世界东游西逛
享受着爱情的美好和愉悦
鱼儿帮助他们隐藏行踪

怒不可遏的太阳神终于与海神决裂
他带着八个儿子离开海面
用尽太阳家族的神力
誓将海水烤干，让情侣无处逃匿

太阳神的神威显露
九个太阳炙烤着世界
海床显露烤为焦土，生灵涂炭
年轻的恋人心痛万分
他们爱着海洋和鱼儿
又情愿永远不分离

恋人紧紧相拥
用最后的神力将彼此融化
骨骼化为山脉，皮肤化作泥土
毛发化作树林，为大地遮挡烈日
两颗心化为岩石，紧紧相依

失去女儿的阿波罗失去理智
他命令八个儿子日夜不停地工作
大地焦黄，生命正在脱水死亡



波塞冬听说东方有一个神射手叫后羿
力大无穷箭无虚发

海神用海底的万年寒铁打造九支神箭
请后羿拯救苍生
年轻的射手不负众望
一箭箭射下跋扈的神子
失去所有儿子女儿的阿波罗万念俱灰
他敞开胸膛让射手结束自己生命

射手怜悯太阳神身为严父的错爱
他把最后一支箭轻轻射向了岩石
致敬圣洁的爱情
神箭射入泥土，炎热退去，大地回春

四季轮转，海水丰盈，生命繁衍
在阿尔伯达和洛奇护佑的土地
景色优美，芦苇遍地，牛羊成群
恋人们都要来到岩石前，说
“奥克托克斯，我们愿意为爱生，为爱死，
像你们一样，海枯石烂，永远相依。”



印第安系列 塞米诺战争(耕者)



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第安悲歌》一书。

佛罗里达州在 1817 年仍属西班牙殖民地，当时的美国正在雄心勃勃地扩张。美国人想买下佛罗里达，西班牙人讨价还价，双方一直谈不拢。

佛罗里达州北面近邻佐治亚州的白人对佛罗里达的塞米诺(SEMINOLE) 印第安人非常不满，因为塞米诺人长期收留大量从佐治亚州逃亡的黑奴，这些来自遥远非洲的黑人奴隶逃过来后，或娶或嫁当地印第安人，融入塞米诺民族。

美国实力渐渐强大，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 “门罗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召集他的爱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将军，后来的美国第七届总统，计划武力抢夺佛罗里达。

此后，美国军队以抓捕黑奴为借口，不断闯入佛罗里达，并与当地印第安人发生冲突。一个塞米诺酋长拒绝美国军队进入他的领地抓人，双方交火，各有死伤。这标志第一次塞米诺战争开始。

1818 年 3 月，杰克逊将军组建一支一千七百人军队，跨过边界，向佛罗里达的马

克堡进军。这个城堡由塞米诺人防守，得知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即将到来，塞米诺人放弃城堡。杰克逊将军只抓住两个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美国军队继续推进，然而他们一个塞米诺人也见不到，这些塞米诺人统统消失在密林之中。在一个废弃村庄里，美军又抓获两个英国人，他们一把火烧了村子，回师马克堡。

杰克逊将军从部队里挑了几个能识文断字的家伙，临时组成军事法庭，杰克逊将军自任首席大法官。这个临时法庭宣判三名被俘获的英国人死刑，罪名是教唆塞米诺人对抗美国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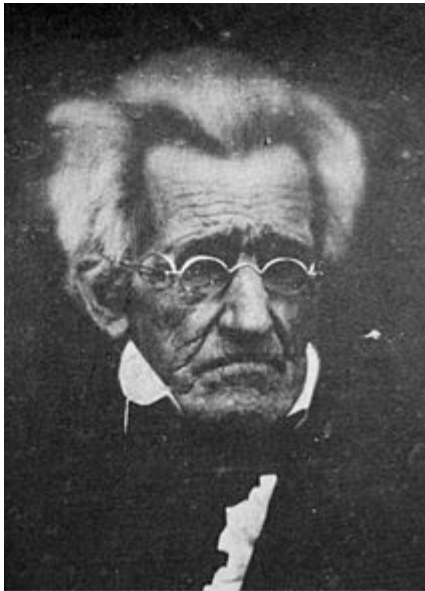
杰克逊将军继续西行，来到西班牙人把守的盘撒口拉城堡，苦战三天将其攻破，杀了一些西班牙俘虏，然后宣称这一地区划入美国版图。第一次塞米诺战争结束。

西班牙政府和英国政府强烈抗议杰克逊将军的强盗行径，声称这违反国际惯例。美国政府对曾经的手下败将英国佬的虚张声势根本不屑一顾，回答说杰克逊将军是依照法律程序宣判那三个英国人死刑的，他们触犯了美国法律，罪当该死，依法处死他们，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至于西班牙政府，美国人警告说，管好你们土地上的塞米诺人，否则你们要倒大霉，为了避免以后发生更大的麻烦，不要再跟我们讨价还价，尽快把土地卖给我们。

1819 年，无可奈何的西班牙政府把佛罗里达出售美国人，1821 年美国军队正式驻扎，1822 年佛罗里达建州，1823 年，塞米诺人被迫割让大量土地给美国人。

第一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不是别人，正是杰克逊将军，专杀印第安人的“锋利尖刀”。此时他离入主白宫已经不是太远。七年后，1829 年，杰克逊将军如愿以偿当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立刻签署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杰克逊曾在总统竞选中向选民们承诺，如果让他当选，他会满

足美国人民对土地渴望的需求。他这样说，当选后也这样做了。



美国历届总统上台后，首先做的，就是报答支持他的选民们和投入巨大财力帮其竞选的财团寡头们。以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为例，如果当政者不是来自石油背景出身的布什家族，如果不是为了回报支持布什的石油大亨们，那么，这场表面反恐实际为油的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

美国一家电视台曾在美军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采访伊拉克各个阶层民众。一位巴格达大学老教授面对镜头，老泪纵横。他告诉美国记者，美军进入伊拉克后，迅速分重兵保护各个油矿生产设备。可是，对于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这样重要场所，不甚关心，遭人哄抢，大量珍贵文物毁坏丢失。

伊拉克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汉谟拉比公元前 2100 年在此建立辉煌的巴比伦帝国，这儿出现过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和最早的法典。巴格达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的文物，有的有数千年历史，珍贵无比，价值连城，在这场抢石油的战争中被毁于一旦。

这几年国际石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与布什上台后一系列政策和行为关系密切，各

大美国石油公司都赚了个钵满。他们赞助给小布什竞选总统的钱，大概成千上万倍地收回来了，非常棒的投资。

布什总统像杰克逊总统一样，像美国的所有总统一样，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支持他的美国人民。那么，美国人民是不是也应该把“人民的总统”这个称号给予乔治·布什先生呢？如果有人认为他那憨憨的外表实在不能与“人民的总统”这个郑重的称号相匹配，至少美国人民可以选择一个通俗些的称号，比如“咱们的青天大老爷”。

1832 年，美国人对居住在剩下的最后一块土地上的塞米诺人动手，勒令他们三年之内，必须全部搬离佛罗里达。

他们对塞米诺人宣布，凡有黑人血统的塞米诺人，将被视为奴隶，抓起来出售给农场主，这意味着大量塞米诺人家庭将被活活拆散。可悲的是，由七个酋长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与美国政府商谈后，竟然接受这些条款。毫无疑问这些酋长们被美国政府贿赂，他们的家人和财产得到保护。

一个叫奥塞欧拉（OSCEOLA）的贫穷塞米诺人，挺身而出，他激烈反对迁移法，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坚决抵抗，他变成塞米诺人的英雄和领袖。

美国政府把奥塞欧拉抓进监狱。在狱中，他假意答应美国人要求，得到释放。出狱后，奥塞欧拉立刻杀死一个最积极卖劲鼓动大家迁移的塞米诺酋长。这个酋长事后被证明接受美国政府大量金钱。奥塞欧拉站在这个酋长的尸体旁边，面对激愤的人群，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大把大把的美钞，随风撒去。那些钱，是美国人塞给奥塞欧拉让他买地买牛去过上层人生活的。

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民族英雄，这些英雄可以像胶水一样把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在奥塞欧拉德带领下，塞米诺人开始反抗。第二次塞米诺战争爆发。

奥塞欧拉是一个很智慧的人，他吸取以往教训，不与美国军队硬抗。他让妇女儿童藏匿丛林沼泽之中，把身体健壮的武士组成游击小分队，灵活出击，打完就走。这很像当年毛泽东对付蒋介石的那一套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虽是无奈之举，却非常有效。一次突袭中，奥塞欧拉甚至杀死一个美国将军和他的四个随从，美国朝野一片哗然。不久，奥塞欧拉又率领三百武士突然包围一个有一百名美军驻扎的营地，展开风驰电掣般攻击，除三名美军士兵装死逃过一劫外，其余全被消灭。

奥塞欧拉愈战愈勇。一个新年的圣诞寒冷之夜，正当美国人狂欢之际，奥塞欧拉率数百武士突袭一支有八百人的美国军队，在敌人手忙脚乱之际，塞米诺武士砍瓜切菜，痛下杀手，然后呼啸而去，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杰克逊总统暴怒得像一头嗷嗷叫的公驴，他咒骂着，走马灯一样撤换无数个将军和总指挥。1837年，美国政府终于抓住奥塞欧拉，然而手段却十分卑鄙，令人不齿。他们郑重其事邀请奥塞欧拉出来和谈，许诺说将竭尽

全力满足塞米诺人要求。和平谈判桌上，美国人逮捕奥塞欧拉。很快，奥塞欧拉被杀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美军监狱。

奥塞欧拉虽然死去，但塞米诺人反抗没有终止。美国军队发动攻击，希望一举消灭失去领袖的塞米诺人。出乎美国人意料，他们依然遭到殊死抵抗。一个沮丧的将军这样对杰克逊总统说，总统先生，我敢向您保证，我们士兵的死亡数量一点儿也不比塞米诺人少，他们很疼，我们更疼。

战争就这样胶持着，意志坚定的杰克逊总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开进佛罗里达。塞米诺人边打边退，最后退到濒临大海的佛罗里达最南端，前面是气势汹汹的敌人，后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塞米诺人陷入绝境，他们被打垮，很多人被抓住，很多人被杀掉。

从1835年到1842年，大约三千多塞米诺人被强行渡海送到美国密西西比河西岸，然而这些倔强的塞米诺人从未停止反抗，他们从来没有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每送走两个塞米诺人，就有一个美军士兵丧命，总花费更高达两千万美金。

1842年，精疲力竭的美国政府终于放弃这项令他们绝望的工作。第二次塞米诺战争结束。

这次战争实际上以塞米诺人胜利告终，他们没有被征服。塞米诺人以他们的勇敢、智慧、倔强、不屈，终于留在先租的土地上。佛罗里达的塞米诺人直到今天依然受到其他印第安民族包括白人的敬重，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异乎寻常地强烈。他们为自己的祖先自豪，为脚下这块土地自豪，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自豪。

第三次塞米诺战争，发生在十三年之后的1855年。一群美国工程师和测量人员从塞米诺人庄稼地里偷吃的，被捉住后拒绝向印第安人道歉。这激怒塞米诺人，他们开始袭击白人，像以前那样采用游击战术，等白

人军队开过来镇压时，全部消失在丛山密林之中，军队撤走，继续出来袭击白人。

当地政府对塞米诺人头疼得要命，无可奈何，美国人一再要求谈判，但鉴于奥塞欧拉的教训，塞米诺人认为这些白人根本没有任何诚信可言，拒绝与他们见面。后来美国人千里迢迢请回来一些以前被遣送走的塞米诺人，请他们出面去和族人交涉，并赔偿印第安人所有损失，塞米诺人这才走出深山老林，放下手中武器，答应不再为难美国人。

后来美国发生内战，很多塞米诺人自愿加入战争，勇敢作战并献出生命，他们声称是为反对美国分裂而战，是为一个和平团结的美国而战，是为解放黑人奴隶而战。很多塞米诺人血管里流淌着黑人的血液。

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热血民族和刚性民族，他们遇强不示弱，遇弱不逞强。而我们中国人，正好反过来，碰到强敌过分软弱，碰到弱势群体，则过于残忍。



当年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人没有像塞米诺人那样拼死抵抗、绝不屈服。日本老兵东史郎在日记详细记录中国士兵任人宰割的场面。一场战斗结束，俘虏人数远远超过抓俘虏的人数，他写道：“当时我想象这些中国士兵如何寻找他们能发现的任何白布，将白布捆绑在枯树枝上，然后前来投降时，真是既可笑又可怜。有这么多人！他们怎么会变成俘虏？竟然没有尝试任何抵抗！这支部队一定有很多军官，但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些当官的一定悄悄溜走，逃之夭夭了。尽管我们有两个中队，而且那七千俘虏也已经解除武装，但是如果他们决定奋起反抗的话，

那我们的部队肯定会彻底被消灭。”东史郎对中国军人的懦弱感到厌恶。他不由自主地将这些俘虏比作是昆虫和动物以剥夺他们的属性。

一位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这样描述：“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一座小山。大约一百多名中国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滴着血，有些还活着，并微弱地呻吟，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苦力们忙着干活，一声不吭，就像在哑剧中一样。这些苦力干完拖尸体的工作，日本士兵让他们沿江边站成一排，哒！哒！哒！我听到机关枪的枪声。苦力们面朝后倒进长江，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哑剧结束。”

日本战地记者小俣行男目睹中国俘虏被带到下关，沿江排队的情形：第一排跪在那里被砍头，第二排的人将这些无头尸体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跪下来被砍头。这种屠杀从早到晚不停地进行，但用这种方法也只杀了两千人。

贪生怕死，本是人的天性，无需指责。可是，这些中国人面对强暴和恶魔，在明明知道是死的情况下，也要选择一种温顺的方式去死。而同样身为东方民族的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刚硬从何而来。二战后期，日军与强大的美国军队对抗，战场上宁死不降，一直抵抗到最后，饮弹自杀。有一个数据，让人对日本军人的勇敢刻骨铭心。二战中，盟军战死与投降的比例是三比一，日本军队的比例是一百二十比一！

我们中国人在强敌面前表现软弱和顺从，可是我们对比我们更弱的同胞表现凶狠与无情。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数以万计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已经沦为弱势群体，他们已经被吓得肝胆俱裂，魂飞魄散。人民群众豪气万丈，把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游行、批斗、殴打，甚至杀掉。一些群众对这些弱势的人下手十分狠辣，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些“阶级敌人”，很多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

读书人。他们的软弱，直接导致群众的残暴升级。



那是一场全民运动，大量的中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人们像疯了一样，狠整比自己弱的人，自己又被更强的人整。让人惊奇的是，文化革命结束后，所有整人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遍地黑压压失声哀哭挨过整的人。回顾这场畸形人祸，我们不能把全部责任简简单单地推给那几个已经死去的国家领导人。这场运动和我们整个民族的心态意识、伦理文化和道德水准有关。

说到国人对弱势同胞和强势外族敌人的不同，国内有一部遭禁的影片《鬼子来了》，描述一群老百姓试图杀死一个日本鬼子，尝试多次终究未果，最后给全村惹来灭顶之灾。无独有偶，作家莫言也写过一篇小说叫《活着》，与余华的那部著名小说同名，讲述村里乡民要杀一个日本人，格外慎重，细心安排整个死刑程序，这个过场要走，那个形式要完成，大字不识的乡民甚至到外面请一个教书先生来写死刑判决书，一切看上去要中规中矩，这样拖来拖去，终于害了十几条人命。

多年前我在北京外企工作，一位美国同事出了交通事故，我去医院看他，经过门卫盘问、出示身份证、登记等一系列程序后才得以进入，他住的是“高干与外宾病房”。这位美国同事跟我一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然而他的的确确又跟我不一样，他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家，在我的

政府和同胞眼里，我无法和这位白人同事相比。

这人为的待遇，这人为的高低贵贱之分，是中国人自己在作践自己。我一直在想，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其他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如此不待见自己的同胞。

一个自虐的人当然也希望得到其他人尊重，有时候这种欲望由于自卑心态作祟表现得还格外强烈。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改变自己，首先从尊重自己开始，要想获得旁人的尊重，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Novel Series 《Horse》 chapter 12 (Steven Neu)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Eileen, son Craig, and dog Ace.



Mah got a telegram from Lin's mom, "Please come. Important matter to discuss."

Mah showed the telegram to me. "What do you think?" he asked.

"I don't know," I said, but I had very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e door of tragedy was

opening to Mah, and he was walking towards it. I didn't say this to Mah because it was just a feeling I had.

I accompanied him to the train station to say goodbye.

"I wish you...good luck, my friend!" I said.

After the train left, I was lingering around the station for a long time until it got dark. My heart was soaked in endless sadness. I knew the sadness was not only for Mah, but also for me. In this country, both Mah and I were like leaves being blown around by the wind. We flew wherever the wind carried us. We had no control over our future.

Two days later, when Mah walked into Lin's parents' house in Beijing, he received a very warm welcome. He was politely invited to sit beside a table with delicious food on it. He noticed that a bottle of expensive wine was open. He saw an entire grilled duck lying on a big dish. The eyes the duck were closed, but the mouth was open. It seemed to smile and cry at the same time.

Mah had an uneasy feeling.

Lin's mom invited Mah to eat and drink. Mah shook his head and refused.

"Okay! Then I will get to the point," Lin's mom said.

Mah learned about everything. He was as silent as a chunk of stone while Lin's mom was talking.

Seeing Mah have no reaction, Lin's mom started to cry.

"Mah! You grew up in a very poor, harsh environment, so you have been tempered by you past. You don't even care about working and living in Tibet, the worst place in China. However, my daughter Lin is totally different. We took good care of her until she went to university. She has never suffered even a little bit of frustration in her life. She doesn't know what real life is like. You can't guarantee her a happy life in Tibet. Mah, if you really love my daughter, you should leave her alone. Please let my daughter off your hook. I am begging you! Please! I am kneeling down before you to beg for your mercy, for me, and for my daughter."

Lin's mom sobbed terribly as she kneeled down in front of Mah.

Mah panicked. He tried to pull Lin's mom up, but she persisted.

Mah was sweating heavily. He kneeled down in front of her, too.

"I am begging you. Lin and I love each other deeply. You know this. She is my life. She is my whole life.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Lin. I'm sorry. I must marry her," Mah said, firmly.

He stood up and walked towards the door.

"Wait!" Mah heard a sharp, piercing scream, as if it was from hell. Mah stopped and turned around. He saw Lin's mom holding a small vial of green liquid in her hand.

"I knew it! I knew it! You are so desperate to catch my daughter. You are only thinking of yourself.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her life? This is ugly, unforgivable, and bloody selfish.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Mah. Only a mother will give her heart even her life for her child. I told you before. I will commit a suicide if you marry my daughter. I will keep my promise. Mah, open your eyes, and watch what I'm doing!"

Lin's mom raised her head, and chugged the green liquid. She swallowed it without flinching.

Lin's dad was scared to death when he saw this. He dropped down and sat on the floor.

"Mah! That is rat poison. Hurry up! Take her to hospital! God! God! Save her! If she dies - I die!" Lin's dad groaned.



Mah rushed over to Lin's mom, grabbed her arms, and carried her on his back. He ran as fast as he could to the hospital...

Lin's mom was saved. She lay in the bed silently and refused to talk, eat, drink, or even open her eyes. The doctor warned that she might try to kill herself again. He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one relative stay with her around the clock for the first a few days until she was stable.

Lin's dad said he would watch over her the first night. He sat beside her bed, looking at her pale face. She looked like a dead person. He was sniffing. He knew his wife. She wouldn't give up until she got her way.

Lin's dad was up all night, thinking about his wife, his daughter and Mah. He liked Mah. He believed Mah was a responsible man and his daughter would be happy if she married him. But, what could he do? Why was Mah born to such a miserable family? Why didn't Mah have the ability to bring

Lin back to Beijing? Why...? Why...? Why...?

It was dark outside. A persistent rain and wind seemed to make the night longer.

Mah sat on a bench outside of the ward. He couldn't sleep. He was cold. He felt sick and almost collapsed. On the train coming, Mah thought he had considered every possible scenario, but he did not expect Lin's mom would try to kill herself. He thought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she conceded. He thought the love between him and Lin was strong enough to overcome anything.

Now, Mah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 tall, thick wall between him and Lin. Mah could not climb over it, because Lin's mom guarded it with her life.

Yes, if Mah asked, Lin would marry him. Mah was very confident and sure of this.

But...

Could Mah marry Lin at the cost of her mom's life?

No!

It is time... It is time to give up! For the sake of Lin's mom... For the sake of Lin's future!

Mah heard this in his heart, over and over.

Bile flowed into his throat. He could taste rusty steel. He wanted to vomit, but he couldn't. He hadn't eaten anything all day.

His head dropped to his knees. He covered his face with his hands.

Mom! Mom! Where are you? I want to talk to you. Your 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Please come! Please! Hold me in your arms. Comfort me!

Mah burst into tears.

The long, dark night had finally passed. Dawn was near, but Mah's suffering had just begun.

He stood up from the bench. Staggering as if he was drunk, he walked into the ward towards Lin's mom.

"I promise you to leave Lin alone," he said.

Lin's mom opened her eyes and looked at Mah suspiciously, her hair was dishevelled, and her lips chapped.

"Then write me a guarantee," she said.

Mah's heart skipped a beat. He clenched his teeth and his lips quivered. He was shaking like crazy.

"Okay! I will do as you ask." He tore a piece of cloth off of his white shirt. He bit his right forefinger, and wrote with his blood on the cloth.

Lin, my love has run out. M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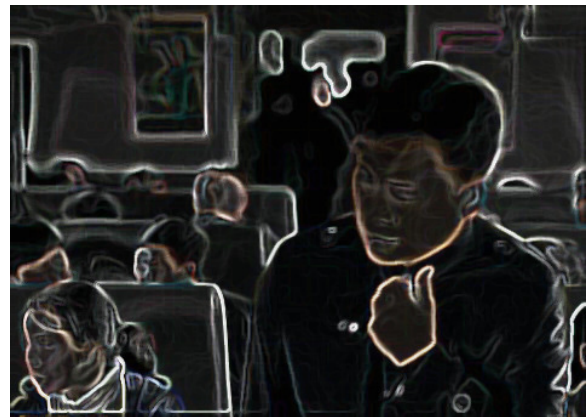
His tears dropped on these red words and they became fuzzy.

Mah handed the piece of cloth to Lin's mom. She looked at it carefully and then

grabbed it tightly in her hand. She closed her eyes again. Tears flowed down her pale face.

Mah staggered out of the hospital and wandered through the streets. He looked blankly at people bustling around him. They didn't know Mah. Mah didn't know them. He had lost everything. He was absolutely alone in the world now.

It was getting dark. Mah realized he should go back to the seismic company. He bought a ticket and got on the train. He felt like he was surrounded by flames and was sweating heavily, but inside he was swimming in an ocean of ice. He was sick, very sick.



Before Mah completely lost consciousness, he jotted down my name and the seismic company's address, and asked a train attendant to send me a telegram. Mah

fainted. When the train stopped at the next station, he was taken to hospital.

A few days later, the train arrived at the final station. The train attendant sent me a telegram.

When I got the telegram, I knew my intuition was right. I immediately asked to take time off work and caught a train to the hospital.

Three days later, I saw Mah and couldn't believe my eyes.

Mah's body had totally changed. It seemed like all of his muscles had disappeared. He looked like a skeleton with a thin skin covering on it. His eyes were bulging. His hair and beard were like dry, dirty grass. A bird or hen would be very happy to use them to build a nest.

Mah lay down on the long bench just outside the ward. When he saw me, he laughed. For him, it was a real, sincere, and happy laugh. But for me, this was the most horrible laugh I had ever heard in my life.

I wanted to ask him. "Mah, are you from hell?" I tried to open my mouth several times, but no words came out. I felt like there was bitter bile plugging my throat.

Mah stood up, swaying. He grabbed my arms.

"Find me a restaurant!" he groaned.

There was a restaurant near the hospital. But Mah could hardly walk without my help. His body was as soft as a noodle.

When we walked into the restaurant, Mah sniffed the air like a dog and his body shook with anticipation. "Hurry up! Order! Quicker! More! Wait! Booze," he commanded.

When the food and liquor came, Mah ate and drank without stopping for breath, as if he was a wolf, a tiger, and a lion in one. The waiter was shocked by the way Mah was eating and drinking.

"Does this gentleman need help?" the waiter asked me. He didn't dare ask Mah but whispered it to me. Obviously he felt something was wrong with Mah.

Is this guy... a mental patient?

"Leave him alone. He doesn't need help to chew his food for him. He would kill you if you did that," I joked.

The poor waiter blinked his eyes, and walked away even more confused. Now, he probably thought I was a mental patient, too.

Mah ate all the food, and drank the entire bottle of booze. He leant on the back of the chair, closed his eyes, and sighed with pleasure.

"Are you full?" he asked me, with his eyes still closing.

Am I full? What a stupid question! I didn't even have a bite, or take a sip of anything!

"Yup! I'm full," I said.

"Good! I need to take a shower."

"Okay! Let's go then! I will find you a public shower room." I walked over to help him up.

When he was taking a shower, I noticed pus oozing from his wound.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demanded.

That night, Mah was hospitalized; the doctors performed an emergency operation. After being in a coma for two days, he woke up to a big problem. Mah had given them all money he had, but he still owed them a large sum. Mah explained to the hospital he had sent his employer a telegram. Money would come soon. A week passed, the hospital started to doubt him. They stopped his treatment and asked him to leave.

Mah did not argue. He left the ward, but he did not want to leave the hospital. He lay down on the long bench outside the ward.

When Mah was a child, he saw too many people die on the road. Their corpses were torn to pieces by hungry stray dogs. Those tragic scenes were etched in his mind. He was so afraid that nobody would take care of his body if he died outside. In the hospital,

at least, he believed they would cremate his corpse.

Suddenly, I understood why Mah bought and cremated Chick's corpse.

"So, you haven't eaten since the day they threw you out? My God! Are you sure you aren't a ghost?" I asked.

Mah shook his head. "A grandma who works for the hospital had mercy on me. Her job is to deliver food to the patients. She reserved a small portion from the other orders and gave it to me every day. Yes, I guess I would be a ghost if it wasn't for grandma," he said, smiling.

"You got food every day? Why did you inhale the food like that in the restaurant then?" I asked.

"Well!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grandma... She hasn't shown up for three days. I have only had water these days."

Living on water for three days!?

I looked at Mah square in the eyes. When I was a child, my mom told me a human could not find his or her images in the eyes of a ghost because a ghost doesn't have a solid body. Thank God. I saw my image in the pupil of Mah's eyes.

"What?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eyes?" Mah asked.

“No! I just wanted to confirm that I wasn’t talking to a ghost,” I said.

Mah laughed. I wanted to laugh with him but I couldn’t.

“You were a beggar when you were a child. Have you thought about begging again - I mean temporarily?” I asked after a while. I felt bitter bile coming to my throat again.

“Ya! When I was as hungry as hell last night, I went out and I tried to beg on the street, but I ...I just couldn’t fucking speak.”

Silence.

“Mah, you did the right thing. As a man, you shouldn’t beg! Never, ever!”

Mah nodded.

“How much money have you brought with you? I owe the hospital a lot. You should pay them first. I also need you to leave me some money. I have to stay here for a few days. I must see grandma and thank her, face to face. You can go back to the company now if you want,” he said.

“What? I can go back to the company now?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Don’t you know your cut is infected? That is pretty dangerous. You have to go back to the hospital now. I won’t leave you alone until you’re completely recovered. Don’t worry about money. The money I brought with me

can last you a lifetime. Do you understand me?” I yelled. I was a little bit offended.

“Okay! Okay! Sorry! I didn’t mean it,” Mah said, blinking his eyes.

I sent Mah back to the hos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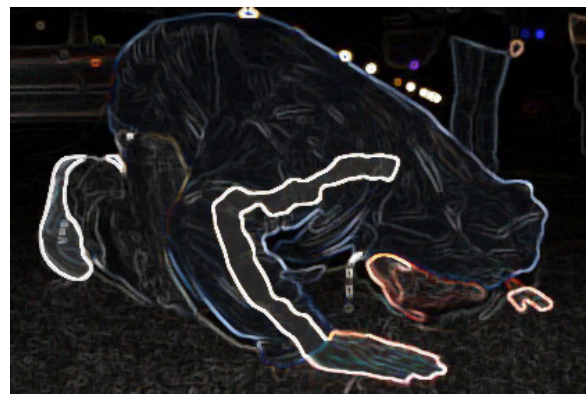
After he had stayed there for another three weeks, the doctor told him he could leave. He joked that Mah was as strong as a horse, now.

Grandma still hadn’t shown up. Mah rented a room near the hospital. He said he would not go back to the seismic company until he saw grandma.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every day to check if she was there.

After another two weeks, grandma finally showed up. She had been sick, too. Mah kneeled down in front of her until his forehead touched the ground.

“I don’t have a mom. Please allow me to call you mom!” he said, whimpering.

“Mom, thank you for saving my life.” He stood up, handed her 200 dollars, and quickly ran away.



While Mah and I were waiting for grandma, Lin went to the seismic company. She waited for Mah for two weeks. She could not wait any longer, and returned to Lhasa.

This was fate!

When Mah and I returned to the company, we went to see Captain Ding right away. He stormed about his office, leaping up and down, and yelled at us, sputtering.

I heard nothing except for hundreds of “fucking this or that” from his mouth.

I felt sorry. There were not many undergraduates in the company. Mah and I had left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It was too long for Captain Ding to cover for us. He had his boss to answer to.

Mah and I dropped our heads and listened to his yelling, in silence.

Captain Ding finally calmed down. He sat there smoking, and frowned.

I winked at Mah, and asked, “Captain Ding, can we leave now?”

“Wait a sec!” Captain Ding said as he opened a drawer, and grabbed a wad of telegrams and a parcel. He handed them to Mah.

“These are from your girlfriend. We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her every day before she came here herself. She could not wait for you any longer. She left just before

you guys came back. She said she doesn’t believe you. She wants you to go to Lhasa right away to talk to her. Mah, what the fuck have you done to your girlfriend?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dying,” Captain Ding said.

Mah opened the parcel. He saw the piece of white cloth with his blood and tears on it.

Lin, my love has run out. Mah.

Mah stood there and his body wobbled. There was something coming up his throat. He covered his mouth with the piece of cloth. I saw drops of blood come out of the corner of his mouth. He cleaned his lips with the cloth and threw it into the garbage can.

He left Captain Ding’s office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To be continued...)

石油板块

PETROLEUM

美国版的“长庆油田” (石油圈)

当今世上有这么一座油田，它让国际油价复苏无力、让沙特寝食难安、让中国暗自羡慕。再过几年，中国所有油田的年产量加起来，可能都敌不过它。它甚至可能引爆一场新的能源革命、导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它就是当今全球最逆天的油田，美国版的“长庆油田”——二叠纪盆地（Permian Ba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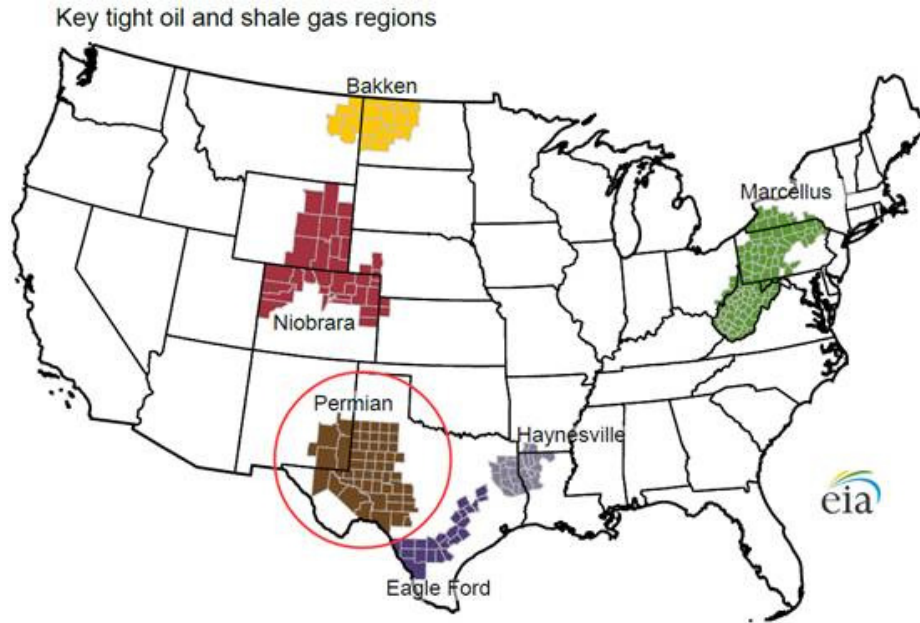
2017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来到伊拉克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他声称，美军来伊拉克不是为了抢夺石油。此言一出，世界一片哗然。因为每个人都清晰地记得，当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电视新闻上刷屏的日子。无数人都认定，美国攻打伊拉克就是借“剿灭恐怖分子”的理由掠夺中东石油。



为石油也罢，不为石油也罢，颇令人怀疑的是，如果美国没有“二叠纪油田”，吉姆·马蒂斯是否还有底气说出这种话。如果说石油是一种“武器”，那么二叠纪油田绝对称得上“核武器”。何谓“二叠纪”？

没有学过地质学，一定会觉得“二叠纪”这个名字陌生又拗口。“二叠纪”，英文叫 Permian period，是地质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特指一个地质时期。简单来讲，2.5~2.99 亿年前这段时期，就叫二叠纪。有研究资料显示，在二叠纪末期，发生了一场大的生物灭绝事件，有 90% 以上的海洋生物遭遇灭顶之灾。至于这些生物为何灭绝，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海平面下降，有人说是因为行星撞地球。

不过你不用为这些生物的灭绝感到惋惜，因为它们死后生烃，在经历了 2 亿年的沧海桑田之后化身成石油天然气，为 2 亿年后的能（油）源（价）革（大）命（跌）做好了铺垫。



画红圈处即为美国二叠纪盆地

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的东南部有一个大型沉积盆地，这个盆地中形成于二叠纪时期的岩石沉积是世界上最厚的二叠纪沉积之一，所以这个盆地被称为“二叠纪盆地（Permian Basin）”。二叠纪盆地面积约 19 万平方千米，和中国河北省的面积相当。

美国二叠纪盆地的地貌看起来略显荒凉，一片戈壁、沙漠的景象，但其地下却埋藏着惊人的油气资源。这一盆地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石油生产历史已近百年之久，但这座油田非但没有枯竭，在近年来反而出现了产量大爆发，连 2014~2016 年的油价暴跌也没有击垮这座油田。这座油田对低油价惊人的抵抗力正在预示，不仅仅是石油工业，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未来可能都将因其发生变化。让二叠纪盆地焕发第二春的，正是人们所熟知的美国页岩革命。页岩油、页岩气，石油界整天被美国页岩的新闻刷屏，那改变了世界的页岩究竟长啥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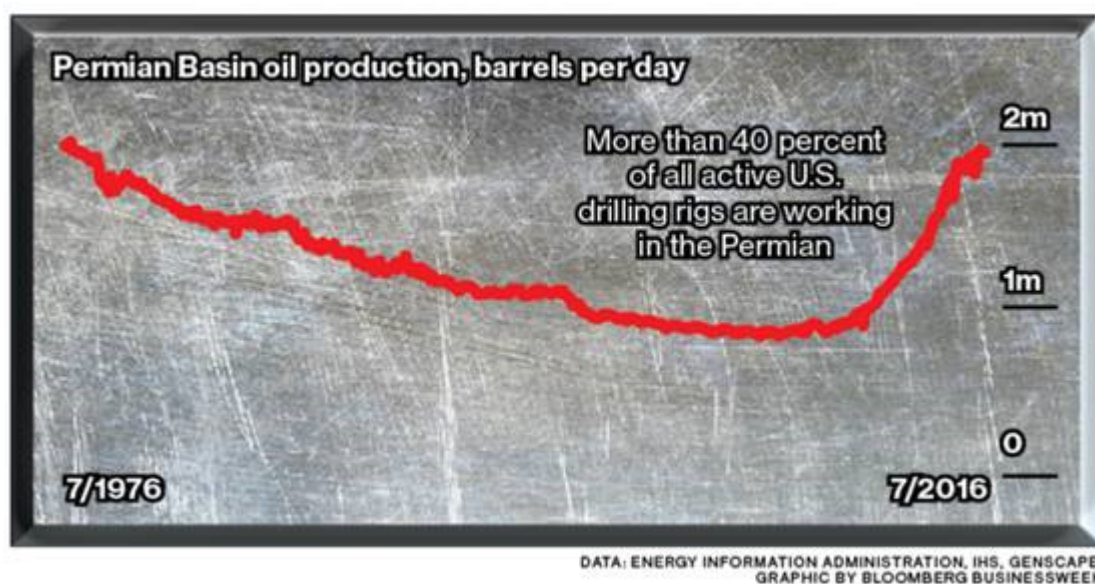
二叠纪盆地著名的 Wolfcamp 层系的页岩

上面这张图里面夹杂在黄色砂岩里面的黑色岩石，就是二叠纪盆地著名的 Wolfcamp 层的页岩，一堆引爆了近年来全球油价大震荡的石头。

Wolfcamp 是二叠纪最老的地层，也是二叠纪油田著名的石油产层。中国中化集团在 2013 年，就曾以 17 亿美元入股二叠纪 Wolfcamp 页岩项目。1920 年，在二叠纪盆地首次发现了石油，三年之后，一口叫 Santa Rita No. 1 的井喷出工业油流，拉开了二叠纪盆地石油繁荣的序幕。

在上世纪 70 年代，二叠纪盆地的石油产量达到高峰，年产量达到 7.4 亿桶（约合 1 亿吨），这一产量几乎是大庆油田巅峰时期的两倍。二叠纪盆地迄今为止已生产石油超过 290 亿桶、天然气 75 万亿立方英尺。但从 70 年代起，美国石油产量达到峰值，随后逐年下降，二叠纪盆地也未能幸免。与此同时，中东发现的石油越来越多，世界石油产量中心也因此从美洲转移到中东，西方国家同中东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在二叠纪盆地那些因油而起、因油而衰的小城中，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苍天啊，再赐我一座大油田吧，这回我保证不乱整了。”终于，人们的祈祷应验了。一个本来应该老化、产量递减、含水率激增的油田，突然产量出现激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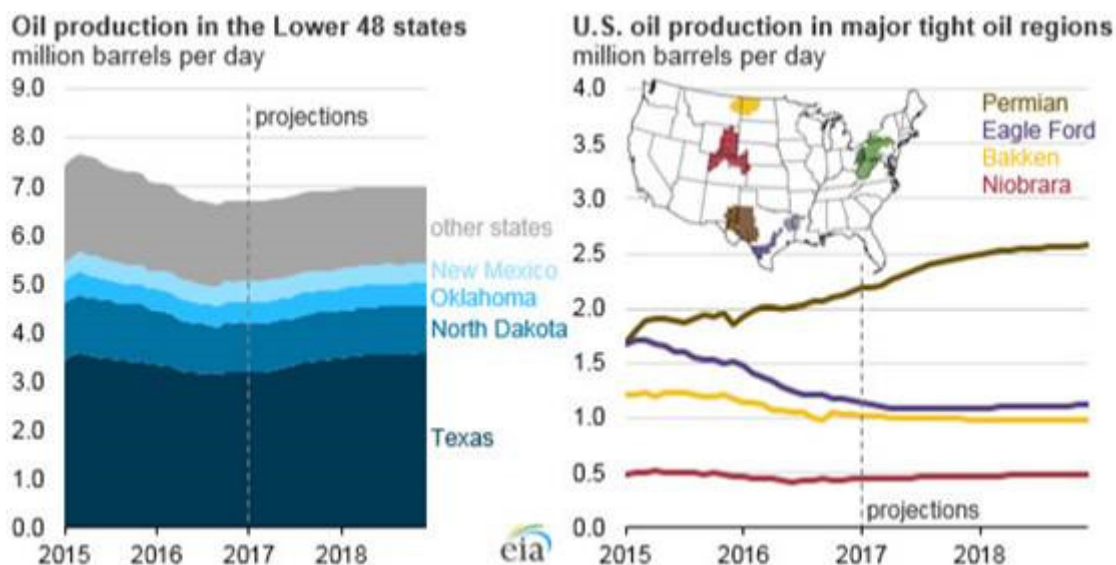


二叠纪盆地过去 40 年石油日产量变化

2005 年后，因为页岩革命，美国石油产业迎来了第二春，二叠纪盆地也赶上了春风，石油产量迅速回到了其上世纪 70 年代的巅峰水平。不过人们随后发现，二叠纪盆地带来的远不止“产量回升”这么简单。国际油价是跌回 30 美元/桶，还是向 70 美元/桶挺进，美国页岩油敢不敢怼中东，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二叠纪盆地之上。

美国页岩油虽然产量大，但其高昂的开采成本也是众所周知的。人们也一度认为，以沙特为首的 OPEC 国家，利用页岩油成本高这一劣势，曾试图通过增加石油产量压低石油价格来打击页岩油的发展。美沙两国的“石油大战”，直到今天似乎都没有平息。

油价暴跌之后，美国页岩油产业也的确遭受到重大打击，一大堆页岩油公司亏损、裁员、倒闭，页岩油产量出现下降。但在美国几大页岩油产区之中，却有一个地方产量依旧平稳坚挺，没有被打垮。没错，它就是二叠纪盆地。



美国四大页岩产区中，二叠纪盆地是唯一产量保持增长的页岩产区

从 2016 年年中开始，国际油价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美国活跃石油钻机数开始增长，石油产量回升。到 2017 年年初，以哈里伯顿为代表的部分油田服务商，甚至扭转载员局势，开始了招聘。当年因为石油产量下降而萧条的二叠纪小城 Miland，如今也因为页岩革命的爆发再次繁荣起来。因为二叠纪盆地石油业的再度蓬勃，一场美国版的“西部大开发”开始上演。

在油价 50 美元/桶的当下，与其说石油行业在回暖，不如说是美国二叠纪盆地在回暖。目前石油钻探作业的增加，大部分都集中在二叠纪盆地，产量回升也是在二叠纪盆地，石油行业就业率增长，主要也是在二叠纪盆地。除二叠纪盆地以外的大部分油田，如今仍然苦不堪言。目前全球石油行业的复苏，看起来更像是二叠纪盆地的独角戏。

在全球石油开采业一片狼藉之时，二叠纪盆地石油开采却愈加活跃，这一油田究竟有什么魔力？

二叠纪盆地能够如此坚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超低的页岩油开采成本。能源咨询公司 Rystad Energy 的研究结果显示，二叠纪油田 2016 年的盈亏平衡点在 40 美元/桶以下。

还有页岩开采商称，在二叠纪盆地的 Delaware 和 Midland，很多区块开发成本不到 30 美元/桶。页岩油属于非常规石油，开采成本高昂，那二叠纪盆地页岩油的开采成本为何如此之低，甚至是低于一些常规油田呢？

除了水平井、水力压裂技术的持续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二叠纪盆地石油开采能如此火爆，这其中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地质优势，二是基础设施完善。

有悠久的石油工业历史，二叠纪盆地有着完善的油气管网系统，离美国石油的消费库存中心也近，周围的石油设备生产商也多。并且这一地区气候温暖，一年 365 天，天天都可以打井采油。这一系列的原因都使得该地区石油生产成本更低。

最后一点是，德州土地都是私有财产，甚至不少区块本身就是 UT Austin 的财产，所以在环保压力方面比其他州多是联邦政府的土地要好得多。奥巴马、希拉里政权多次强调要对国有土地出租给石油公司课以重税。特朗普上台后，银行方面的很多政策可能放宽，包括环保压力会进一步降低。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让二叠纪盆地石油开采有了极强的低成本竞争力。据统计，美国 2016 全年增加了 250 口井，其中 154 口都来自二叠纪盆地，占比高达 60%。美国石油行业的回暖，实质上主要是二叠纪盆地的回暖。

在 2010 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第一次页岩油革命爆发，让国际油价暴跌不止。而油价之痛还未完全过去之时，有不少人士预测，第二次页岩革命已在酝酿之中。而第二次页岩革命的根据地，就是二叠纪盆地。目前，在沙特、俄罗斯等国积极减产石油之时，二叠纪盆地却呈现持续增产的状态！二叠纪盆地和沙特、俄罗斯的对峙，会把低迷的国际油价带向何方，引发了不少忧虑。不过二叠纪盆地石油生产商的开采热情似乎并没有因此减少。美国三大石油巨头，最近也不约而同地把目标瞄向了二叠纪盆地，准备大干一场。



美国最大石油生产商埃克森美孚 2017 年初发布消息，该公司的勘探开发重心将转移到美国二叠纪盆地。埃克森美孚计划在 2017 年将 25% 的投资用于以二叠纪盆地为主的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该公司未来在二叠纪盆地总产量将占公司总产量的 25%。

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也已经豪言，2017 年将依靠二叠纪油田实现盈利。美国第三大石油公司马拉松石油在 3 月 9 日宣布，将以 25 亿美元价格出售在加拿大的子公司。与此同时，马拉松石油将以 11 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二叠纪盆地油气资产。

有人预测，美国二叠纪盆地的石油生产商有可能强强联合，在未来形成一个新的超级石油巨头。在美国最早开采页岩油气的，都是一些小型石油公司，诸如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大公司起初对页岩油气开采十分谨慎。而接下来，各种各样的公司很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合并，形成一个全新的超级石油巨头。

虽然油价不景气，但各家石油公司在收购二叠纪盆地的油气资产上却毫不吝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Exxonmobil 66 亿美元、Marathon Oil 11 亿美元、Plains All American Pipeline 12 亿美元、Occidental Petroleum 20 亿美元、Noble Energy 32 亿美元、WPX Energy 7.75 亿美元、SM Energy 9.8 亿美元、Centennial Resource Development 8.85 亿美元.....

路透社报道称，在 2016 年二叠纪盆地收购土地的投资达到 280 亿美元，是 2015 年的三倍，占到全球收购金额的 25%。一个超级石油帝国，似乎就要在这里诞生了。

美国石油界著名“大嘴”，先锋自然资源公司（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的 CEO 斯科特·谢菲尔德（Scott Sheffield）曾豪言，二叠纪的页岩油储量可能高达 750 亿桶，二叠纪盆地可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油田。虽然这一预言很多人曾觉得夸张，但有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这一预言可能成真。



先锋自然资源 CEO 斯科特

2016 年 9 月，阿帕奇公司（Apache）宣布在二叠纪盆地发现大量油气。阿帕奇估计，其发现的资源量超过 30 亿桶石油储量、75 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储量（约合 142.5 亿桶）。

2016 年 11 月 15 日，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突然发文宣布，在二叠纪盆地发现美国迄今为止最大的连续型油藏，其原油技术可采储量高达 200 亿桶，天然气储量 16 万亿立方英尺，凝析油储量 16 亿桶。

二叠纪盆地目前的石油日产量约 220 万桶，相当于中国目前石油日产量的一半左右。能源数据机构 IHS Markit 预测，二叠纪盆地到 2021 年的石油产量将达到 400 万桶/日。

Occidental（西方石油公司）的 CEO Vicki Hollub 也表示，在当前油价（50~60 美元/桶）下，二叠纪盆地石油产量在未来将达到 500 万桶/日。

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16 年国内的原油日产量约为 420 万桶。由于中国的石油产量目前已进入稳定期，那么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二叠纪盆地未来 400~500 万桶的石油日产量相当于整个中国的石油日产量。

先锋自然资源的老板斯科特则反复强调，大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二叠纪的潜力，二叠纪盆地的产量最终将超过沙特的加瓦尔油田（目前日产量约 500 万桶）。他甚至预测，在未来十年，二叠纪的油气当量产量将达到 800~1000 万桶/日，其中 70%为原油。

二叠纪是否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就目前一大波涌入二叠纪盆地石油投资来看，其产量无疑将继续增加。

以二叠纪为代表的页岩油田，俨然在重塑全球能源格局。能源研究机构 Rystad Energy 公司在 2016 年称，由于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的发展，美国的可采石油储量达到 2640 亿桶，已经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

现代石油工业 150 多年前诞生于美国，造就了洛克菲洛的传奇；在 100 年前，中东发现石油，世界石油中心从美国迁移到了中东，写下了中东富豪的神话；当下非常规油气革命的爆发，二叠纪盆地的崛起，世界石油的供给重心有可能再次从中东迁移到北美。二叠纪盆地，很可能成为美国石油业复兴的标志。

今天的石油世界早已不是 10 年前的石油世界。新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化石能源发展，向着能源独立前进。二叠纪盆地，为全世界带来的，恐怕远不止油价震荡这么简单。



石油大起大落下的冒险人生(胡勇)

2006年，创办海默已经有十多年的窦剑文找到了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长周全。后者就读化学物理系（3系），前者学习的则是近代物理专业（4系）。科大的毕业生习惯于以入学年份和专业彼此对号入座，周全是773，而窦剑文是854。在会议室里，854对着773讲了40分钟的PPT。沉默半晌后，当时中国互联网和风投圈最名声鼎赫的IDG的合伙人周全最关心的不是师弟的商业计划，而是他去了多少国家，窦剑文老老实实回答说有三四十个，凡是有石油的地方都去过了。

周全夸奖师弟把一件困难冷门的事情做成了，然后又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好话，最后明知故问地问能怎么帮到学弟。窦剑文告诉他，希望再融笔钱之后把公司上市。周全最终还是拒绝了后辈的要求。窦剑文告诉我，他当时的挫败感极强。数年后，海默上市了。科大的毕业生们聚在一起，知晓这段往事的同学还会以此来调侃周全看走了眼，周全淡定地告诉他们，我没看对的事情多了，我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看对。

在缤纷喧嚣的互联网时代，海默这样一家油气服务公司是否已经成为落伍过时的选项了呢？它的出路和新机又在哪里呢？窦剑文花了20多年的时间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2015年12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是自188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事实上，这一年不仅是历史上温度最高的历法年，一整年12个月的温度也全都打破了记录。

与居高不下的温度形成鲜明的对比，2015年的全球能源消费情况颇为冷清。《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版指出，2015年的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只有1%，远低于十年平均值1.9%。除欧洲和欧亚地区外，其他地区消费

增速均低于其十年平均值。除了2009年之外，这是自1998年以来全球增长最低的一年。在这一年，所有化石燃料的价格在所有地区均下跌。按美元计算的原油价格录得自1986年以来最大跌幅。作为国际原油市场的定价基准，布伦特原油年度平均价格下降47%，是2004年以来最低年均价。

数据显示，在2015年，全球石油消费增长了190万桶/日，同比增加了1.9%，几乎是近期历史均值（+1%）的两倍。而全球石油产量增速则连续两年超过消费增速，达280万桶/日，上升3.2%，是自2004年以来最快增速。

在海默的网站上，它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是国际领先油田多相计量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亚洲最大的压裂泵液力端制造商、首家投资北美非常规油气并取得作业权的民营上市公司。”

作为一家石油服务公司，海默的发展经营状况和整个石油工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在石油产量不断上升而价格持续下滑的局面里，这家公司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财报显示，海默在2015财年的营收不到4.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98%，然而净利润却只有1040.7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只有798.64万元，同比分别下滑了74.05%和76.91%。这一年，自窦剑文在1994年创建海默已经过去了20年。情况对这家公司而言却非常不乐观。到了2016年，局势依然没有好转。

BP的报告显示，这年的一次能源消费同比增长只有1%，石油消费需求上涨了160万桶/日，同时石油产量增幅不足2015年的四分之一（40万桶/日）。但是，石油市场的平衡并没有因为强需求和弱供给局面的出现而得到根本改善。到2016年底，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库存已经比其五年平均值高出了约3亿桶，

此年的即期布伦特均价为 43.73 美元/桶，而 2015 年的价格还是 52.39 美元/桶。

海默在 2016 财年的营收为 2.84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 30.06%，公司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只有 707.58 万元和 381.85 万元，同比降幅分别高达 32.02%和 52.19%。窦剑文心里清楚，石油行业的好日子到头了。他判断石油价格维持在低位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随之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将不断蔓延深化，石油公司当然首当其冲会削减成本降低投资，石油服务公司自然也会被殃及池鱼。在过去的两年里，窦剑文已经目睹了不少同行无力抵御产业链的暴风骤雨最终轰然倒塌。

资金实际上是这些徒唤奈何的公司的最大掣肘，相比他们，海默的最大优势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在融资能力上拥有更大的余裕。冬天来了，比以往任何一年来得更突然更凶暴。2013 年的布伦特现货均价接近 109 美元，比 2011 年和 2012 年的平均价格低 3 美元，这三年是 1970 年以来油价波动幅度最小的时期。到了 2014 年，即期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 98.95 美元——这是石油价格自 2010 年以来首次降至 100 美元以下。

“当整个市场疯狂的时候，那它一定是乐极生悲的时候，这个已经经历过多少轮了，人类就是不长记性。”窦剑文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些苦笑和无奈。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意识到危机的端倪，少部分敏锐的人觉察到却往往无动于衷，而只有最聪明行动力最强的人才会妥善做好应对。早在 2015 年七八月，海默决定非公开发行股票，到了次年一月底，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了它的申请，在 2016 年 8 月，海默完成了共计 6000 万股定向增发，募得资金 7.08 亿元人民币。实际上，海默感受到的冬天来得更早更无情。

BP 数据显示，在 2012 年，石油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 33.1%，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而石油的市场份额已经连续 13 年下降，陷入 1965 年以来的最低谷。

2012 财年，海默营收为 1.73 亿人民币，净利润仅有不到 320 万元，而扣非净利润只有触目惊心的 5.88 万元。海默不无诚实而沉痛地宣布这一年是公司“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18 年前那个更加困蹇的冰冷夜，窦剑文几乎孤注一掷地决定创业。“我是草根出身，是一般家庭出身，也没有什么背景。”窦剑文说道。他背后的书架上，零零散散放着《精密机械工程学》、《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THE WEST AS THE OTHER 以及《奥斯维辛：一部历史》，桌上还放着一本《耶路撒冷三千年》。

大学毕业后，窦剑文被分配到了兰州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此时，在国家级科研事业单位工作依然足以让外人艳羡，窦剑文的父母也颇为自豪，然而，其中的冷暖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时候，他的基本工资只有 90 元，算上各种补贴每个月不过一百出头。“那个时候，钱是什么概念？当时在兰州，一碗牛肉面是七毛钱，如果你要加一份肉，加一块钱。那时候我们 20 多岁，说实话，一碗加肉牛肉面也没有多少油水，不加肉根本吃不饱。”窦剑文告诉我。

他算了一笔帐，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连一天三餐都吃加肉牛肉面都支撑不了。单位食堂的伙食固然便宜，一个菜只有几角钱而已，但是，窦剑文清楚地记得，那样的配菜他顶多只能连续吃两天，等到第三天的时候，食堂给他的唯一感觉就只有发自本能的恶心。

从象牙塔到社会工作，其间的落差已经让人难堪，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更加使人郁卒。高中毕业的时候，科大的录取线比清华北大还要高，窦剑文的成绩在全省可以排到前几名，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只有最聪明的人才会去选择物理专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窦

剑文发现同学都怀着拿下诺贝尔奖的自我期许和自信。然而，这份憧憬在随后的日子里慢慢破碎掉了。窦剑文渐渐明白，这样的想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在当时也显得那样多余与无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哥德巴赫猜想》和蒋筑英引发的科学热潮在商品经济狂流的冲击下早已经支离破碎，在整个社会对金钱和效率的顶礼膜拜之中黯然消退。窦剑文回忆到，在那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并不只是调侃，而是在生活中如影随形的事实。而最讽刺和残酷的地方是，他在研究所从事的就是核技术应用研究。

此时，窦剑文已经是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自己是有可能当上所长的，甚至足够幸运的话还能被选上院士。但是，他对此却并不以为意，他清楚一旦留在事业单位就意味着进入到官僚体系之内。窦剑文清楚，要想保留自己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位置并不断升级的话，势必要学会逢迎和说违心话。而这正是当时年轻的他所极力反抗的。

那时候，他恰逢其时地看到了一本叫做 *Be Your Own Boss* 的小册子，他猛然间意识到，这才是自己想要的活法。历史云诡波谲的地方在于，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点缀上戏剧化的细节。事实上，如果按照窦剑文的说法按图索骥的话，David McMullan 的 *Be Your Own Boss!* 出版于 1994 年底，Karl Hess 面向少年读者的 *Capitalism For Kids: Growing Up To Be Your Own Boss* 早在 1987 年推出，Frederick John Taylor 的 *How to Be Your Own Boss* 则在 1975 年就已经问世。

无论是时间线上的不可能，抑或是内容太过陈旧或太过入门，在窦剑文并不十分精确的记忆中，西方的舶来品在那时影响了他对整个人生和未来的想法。他和院领导谈了下海

创业的想法，后者主动挽留并且提出每年从院长基金里拨出 10 万元来支持窦剑文做科研项目，年轻人则近乎央求一般希望领导能放自己走，在当时，如果没有单位的签字，他的档案就无法调出，他也无法真正脱身。窦剑文很决绝，但是，内心依然不免忐忑。他想去找一位亦师亦友的老人寻求意见，窦剑文住在城东，要去城西，可是却打不起出租车，于是只能叫一辆三轮车。

那是个很凉的夜晚，窦剑文身材魁梧，坐在车上，抬头是满天星光摇曳，低头却只有那个年轻车夫的羸弱背影。他有些于心不忍，便寻问对方一个月能挣多少辛苦钱，那个年轻人扭头看了这个一脸同情的顾客一眼，一边蹬着步子继续向前，一边淡淡地回答窦剑文说，景气的时候有一千到一千二，不好的时候只有千八百。尽管车夫并没有看自己，但窦剑文依然庆幸幸好已经是夜了，否则让对方看见自己羞赧到通红的脸庞那该是多么尴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创业失败以后没饭吃吗？我比他身强力壮，创业失败了以后我去蹬三轮，比我现在好十倍。”窦剑文心底的首鼠两端立刻烟消云散，他把钱给了车夫，折返回家，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意见来帮助自己抵抗对失败的恐惧。

1994 年，窦剑文离开了国有事业单位，成为了一名创业者。“在九十年代初，所谓创业的人主要还是从监狱出来的人，就是社会闲杂人员，没有正式工作的人，那时候叫个体户。公司法颁布之前的都是不正规的，都是挂靠在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下的，没有正儿八经的私营公司。”窦剑文回忆道。

勇气可以战胜畏惧，但却并不意味着了无牵挂。窦剑文并不敢将自己离职的事实告诉父亲，只告诉了姐姐姐夫，大家决定一起对老人隐瞒这个消息。他跟家里借了几千元，从姐姐同事手上借到了一套地下室。创业就这

样开始了。还在研究所的时候，还是一名科学家的窦剑文念兹在兹的是把学科研究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来实现实际应用，为此他做了不少文献调研。结果，发生在英国北海布伦特油田的故事引起了他的兴趣。

布伦特海上平台建于七〇年代，据估计，自1976年正式生产以来，布伦特油田在北海地区的石油产量中占据了十分之一，并贡献了超过200亿英镑的税收。在1984年，布伦特石油产量为2480万加仑，达到历史峰值，其后便不断下滑，到2015年时只剩下不到2万加仑，现在只剩下Charlie海上平台依然维持生产。

为了解决布伦特产量不断下滑的问题，商业公司开始将其周围的卫星油田捆绑起来输送到布伦特的Alpha、Bravo、Charlie和Delta四个主力平台上进行处理，以此来实现商业效益最大化。但是，油井在产油的同时还会同时裹挟包括天然气（气态）、水（液态）、砂砾（固态）等物质。

热力学将每一个均匀部分称作一个“相”（Phase），则各部分均匀的液体、气体及固体则分别称之为液相、气相和固相。液体和气体具有流动性，故统称为流体。而当流体各部分之间存在差异时，这一流体便叫做多相流（Multiphase Flow）。多相流的最大特点就是各相之间存在分界面，而且随着流动不断变化。

长期以来困扰整个油气工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精确而可靠地测量油井产出的多相流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油田才能合理安排生产管理任务，并判断油田的生产潜能和商业价值。但是，生产环境和多相流本身的复杂多变为解决这一需求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为了获得多相流数据，人们在井口安装测试分离器，将多相流分离成石油、天然气和水，

三种流体分别进行测量，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之后还要把油气水三相混合起来，最后通过短则几十公里长则数百公里的管道从油井直接输送到油气处理工厂。“这个过程就叫脱了裤子放屁。”窦剑文笑着说道。一方面，为了测试先分离三相，而后为了运输又将它们重新混合的过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获得的数据往往也不是实时的，另一方面，测试分离器体积大且造价高，“现在大家都在抱怨北京的房价贵，一平米十万块钱撑死了吧，在中国，海洋平台的造价还算是便宜的，测试分离器每平米平均造价是十万美元。”

在布伦特四个主力平台上，人们利用生产分离器将油气水三相分离，产能不足之后又将测试分离器改造为生产分离器，井口多相流体的测量因此成为新的问题。于是，人们设想有一个在线仪表装置来取代测试分离器，实时测量井口多相流。为此，人们实验了包括声波、微波、电磁感应和热学方法，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这一下子就撞到我的枪口上去了。我们校友聚会的时候，我就会开玩笑说，我一个四系的人解决了一个你们五系的问题。”窦剑文兴奋地告诉我。在科大，他学习的是实验核物理专业，五系则是近代力学系。

射线在穿透不同物体，其吸收率也不尽相同，气和水分别是伽马射线的弱吸收器及强吸收器。也就是说，利用高能伽马射线可以将气体从多相流体中排除，而利用低能射线则可以将石油从水中摘除，这样，利用双能伽马射线吸收方法就能获得多相流中的相分率。到现在，以伽马射线为基础的相分率测量技术已成为多相流计量中的主流技术。原来以为这个问题挺简单的，但是干了才知道，很难。书面冷冰冰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字眼背后却耗去了窦剑文五年的工夫，他不禁感叹了一下。

海默的第一个实验室建在兰州郊区的雁滩，他们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余力来买地，于是就从附近的农民手中租了一块地。又在当地的厂里定制了一间年租金不到一万块的活动房屋当做实验室来用。为了模拟三相测量，他们建了一个环道来做实验。窦剑文当时就住在实验室里面，墙壁只有一指厚薄，到了冬天没有暖气，冷空气尽情地渗进来。他们从兰州大学招的新疆学生好心造了一个土暖气，他们才得以熬下去。

那个年代，民营企业根本连申请国家科研项目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海默从 1994 年到 1999 年都只能依靠承包国有石油公司的外包科研项目存续。

在 1996 年的第八届国际流量测量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就是多相流量计在塔里木油田试用的结果，这部分是海默参与进去的中石油攻关项目，他们在塔里木油田里有机会使用十余台样机来进行测试。而在绥中 36-1 油田一期平台上，中海油也使用他们的产品进行了对比测试。

在屡败屡战的多相流量计研究之外，海默还面临着用科学原理和科研精神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对石油产业了解接触越深，窦剑文愈加认识到国内油田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低下，而且短期内这种情形并不会改善，同时，石油工业的蛋糕这时基本上已经被国有石油公司瓜分把持，海默这样的新兴民营企业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和他们公平竞争。

数以十万计“量油测气，清蜡扫地”的采油工的存在近乎政治任务一般正确与不可动摇，而多相流量计很可能会彻底取代他们，于是，海默在国内石油产业格局中的位置显得颇为尴尬和矛盾。

出海，成了最后的出路。而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和石油公司的认可，海默的多相流量计必

须先要有具备权威机构的背书。1999 年，窦剑文决定闯关英国国家工程实验室（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NEL）。“就是 all in 了，所有家当都赌上去了，你要做一台国际水准的样机，还有运费尤其是测试费。如果失败的话，公司就直接关掉了。”现在回想起来，窦剑文其实也有些惴惴和后怕。

当和工程师一共三人到英国时，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预算来住宾馆，于是，窦剑文只好请求 NEL 办公室帮助他们在郊区租了一间房，一个月花费 500 英镑。但是住处离市区太远，又无力承担每次出门都打车的花销，于是，他们又租了一辆车，一个月下来又是 500 英镑。每天忙完工作之后，他们就到附近的超市买些白菜、猪肉和面粉，回到房间包饺子或做拉面，以此果腹。漫长的等待和彷徨之后，窦剑文终于拿到了结果。实验成功了。

“拿到那份报告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窦剑文对那天的细节记得无比清楚。他想起以前结识的壳牌的一位主管，对方当时告诉他 NEL 测试完之后可以把结果发过去。他翻出名片，纠结于要不要在周末联系对方。最终，窦剑文还是打通了电话，那人要了报告。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回信，对方要他不要将测试样机运回中国，直接从英国转运到阿曼，由阿曼国家石油公司来做现场测试。三个月后，测试成功了。

海默进入了壳牌的供应商名单，从此有了参与壳牌招标的资格，而这是创办已经五年的海默拿到的第一个商业化合同。与此同时，海默成为第一批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的企业，拿到了 100 万元的国家经费，紧接着，当时的国家计委推出了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海默获得了国家工业过程自动化重大专项，手里又多了 900 万元。1000 万元，窦剑文他们在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钱。

父亲无意间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儿子，直到这时候，窦剑文才将隐藏了五年的真相告诉老人。刚创业的时候，大学同学大都已经去了美国留学。窦剑文知道，五年之后，他们或者是在学校执教或者去华尔街或者去硅谷。他跟自己打了一个赌，五年后一定要成为一个企业主。窦剑文说自己是**中国最早亲笔写商业计划书的创业者之一**。

2000年的时候，他本来得到了深创投的青睐，花了两周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天天让同事给他送饭，最终写出了一份商业计划书，然而，最终却阴差阳错地被上海的两家投资公司抢先投资了**2000万**多万元人民币。海默因此也成了当时甘肃省历史上第一家获得风险投资的高科技公司。

但是，到了**2006年**，之前写商业计划书时连财务模型都一无所知要从头学习的窦剑文察觉到公司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创办**12年**后，这家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无论如何都谈不上亮眼。他想再募集一笔资金来认真规划一下公司的发展，结果被周全婉拒。周全觉得学弟是个聪明人，反而劝他把公司卖掉来做投资人。其时，包括全球最大石油服务公司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及GE的油气部门、西门子乃至中海油服也对这家已经创办了**12年**的公司产生了不小的兴趣。苦闷之余，窦剑文自己也不禁有些动摇。“我觉得自己对商业的认识不够，我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就这么误打误撞出来创业了。我们物理系的和数学系的上数学课，和化学系的上化学课，和无线电系的一起学电子线路，我们的英语教材用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专业教材。”多年以后，窦剑文和周全反复讨论反省过科大人的不足，他们意识到，这群理工科人唯独对商业社会法则和知识一无所知。最终，窦剑文反复思量之后，还是拒绝了巨头们的求购，他决定去读商学院，去补完自己在企业管理上的欠缺。他成了**OPM第37**

届学员，整个课程为期三年，这一届的**163**名学员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窦剑文是那一届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员。他对上课的教授如数家珍。

琳达·阿普盖特（Lynda M. Applegate）是纳斯达克理事会的成员，主讲创新。讲领导力的是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teven Kaplan），毕业于哈佛，最后成为高盛的副董事长。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给商学院捐了**6000万**美元获得讲席教授的头衔。上课时风度翩翩，颇受班上的女同学崇拜。这位四十六岁的单身汉最后还和哈佛的一位本科生恋爱，结果学生编排了一出以他为主角的讽刺剧并在学校里上演。讲授战略学的是辛西娅（Cynthia A. Montgomery）教授。“太苦了。有一段时间我真得撑不下去了”。对往返太平洋到哈佛商学院上课的那段时光，窦剑文永远也无法忘怀。沿袭案例教学的传统，这门课程上每周平均阅读量大约在**400页A4**纸左右，如果不能读完这些案例，上课时根本无法参与到讨论和辩论之中，而教授们又往往会特意点名那些沉默的学生。窦剑文要读到每天凌晨两三点才堪堪完成学习任务，班主任规定一旦迟到五分钟以上便不能进教室，于是，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就要起床。

一次闲聊中，他告诉学习小组中一位关系要好的美国人自己想退出，对方问他缘故，窦剑文认为自己语言水平不行，在阅读和作业上用去了大量时间。美国同学告诉他说，自己每天也就只比中国同学少一小时而已。

在最苦闷的时候，哪怕明知道有人或许只是用善意的谎言劝慰鼓励自己，也足以让身在异邦的孤单的窦剑文释然。随后，他对这样的环境和节奏渐渐适应并游刃有余。三年后，窦剑文自认重新建构起了自己的商业价值观。

在**OPM**习得的范式和方法论已经深深融入他的商业实践之中。他把所谓“战略”拆解成

纯粹的目标（objective）、优势（advantage）和聚焦领域（scope），而以这三个角度为落脚点，继续拆解企业战略的话，则可以继续细分到用户需求（customer needs）、公司能力（company skills）、竞争（competition）、协作者（collaborater）和行业大环境（context）五个维度。

最终，一个企业的存亡与兴衰实际上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它究竟为什么样的客户提供了怎样的产品，究竟创造了怎样的价值。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制定企业战略的过程，而其答案则真正决定一个企业的现在和未来。

创业整整 14 年后，读完了 OPM 课程，窦剑文人生中第一次才有了这样的自我意识，自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他重新去思考以前海默发展中遇到的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得出了答案。他再去看整个产业，终于看到了一副前所未有的全景图。“从那以后，我不再以一个科学家自居，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以一个科学家自居。说老实话，一个企业没有技术是绝对不行的，但光有技术也是不行的。”窦剑文说话时格外注意情绪和语调之间的配合，在说这句话时，他的神情语气就仿佛沉浸于聚光灯下的明星一般。

2008 年从哈佛商学院企业主/总裁管理课程（Owner /President Management）结业的时候，窦剑文对当时的班主任琳达·阿普盖特（Lynda M. Applegate）承诺，自己会在两年后将公司上市。

在刚刚创办海默的时候，窦剑文就根据国际石油公司（IoC）和国家石油公司（NoC）的不同而划分了不同的产品服务策略。财大气粗的国有石油公司更倾向于直接购买设备，而和当地签订了产品分成协议（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 PSC）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则更加乐意获得数据和服务——对这些客户而

言，海默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多相流数据和相关服务的提供商。

随着这些年石油价格的持续低落，传统的石油公司再也无法安枕度日，一直以来对应用新技术持谨慎保守态度的石油行业也逐渐松动。他们开始有越来越强烈的意愿来降低成本、优化生产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说老实话，以前数据在油田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被很好地应用，现在，数据成了新时代的石油，所有人都在使用数据，没有数据，一切都无从做起。”窦剑文说。

海默以前只是提供多相流量计的数据，而窦剑文向往的“智能油井”和“智能油田”要求的不仅是数据而已，而是包括软件、算法模型在内的一整套解决方案来管理优化油田的日常生产。当海默自己在美国成为真正的开发作业者之后，他们才切身意识到数据其中潜在的价值。

数据化和人工智能运营现在是这家公司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为了开发非放射源技术来测量多相流，在尝试各种方法最终都没有取得效果之后，窦剑文设想打造出一个多相流量计版的 AlphaGo。

这个灵感源自他们在 Niobrara 区块确定第一口井位的经历。在开采之前，地质学家团队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信誓旦旦地表示会是一口高产井，结果却一无所获。在 2015 年，油田来了个年轻的地质学博士，他把周围地区所有井的历史数据都收集了起来，用不同的颜色给产出油气水的井打上标记。当一头雾水地被这个年轻人拉到会议室在投影仪上看到这幅图的时候，窦剑文彻底震惊了。他眯起眼睛看着三种颜色标记的点汇聚构成的带状越来越清晰，那么清晰，又那样闪烁。他承认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之前打井的地方根本不在任何一个色带里面。

窦剑文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数据就是知识，数据本身就是事实。他知道，石油工业被数字和数据技术颠覆的时代就要来临了。他清楚，海默必须要尽快跟上这条快车道。而且，越来越多的事实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窦剑文，颠覆石油工业的不止如此而已。

2007 年的最后几天，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根据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小说《石油》（Oil!）改编的电影《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在美国上映。在影片最后，孤独暴烈众叛亲离的石油大亨普莱恩惟尤颓然说道：“我完了。”

窦剑文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当时还在哈佛求学的他或许也不会注意到，对国会在 2005 年通过的发展非常规能源法案研究之后，美国能源部牵头的一个非常规能源工作小组在这年 9 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石油价格达到每桶 35 美元和 54 美元时，地下和地上干馏生产页岩油便可分别实现盈利。

这时候，或许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一场前所未有的非常规能源革命正在美国蓄势待发，要如飓风一般席卷传统石油产业。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油页岩资源。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诸多石油公司及研究机构开始了对油页岩的地上和地下干馏实验。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油价的持续低迷使得这些实验先后中断。但是进入 21 世纪后，油价不断高企迫使美国政府及石油公司开始重新关注包括油页岩在内的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利用。

在壮烈甚至不乏惨烈的页岩油气能源开发开采历程中，美国数以万计的独立能源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经历了延宕与在生死边缘的长久挣扎之后，他们终于开发出了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这不仅保证了产量的稳步提升，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开采成本。

从水平井中开采页岩气，其最终采收率是直井的 3 倍，而费用只相当于直井的 2 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使用的凝胶压裂技术相比，水力压裂法可节约 50%—60% 的成本。

而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压裂技术便开始应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中。压裂技术在八十年代初开始逐渐推广，其后，米切尔能源发展公司（Mitchell Energy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在得克萨斯州巴涅特页岩区（Barnett）应用了相关技术，并逐渐引发了位于传统油气资源地的页岩区勘探，终于使得页岩油气资源开始迈向大规模商业开采时代。

美国能源部在 2012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 年美国页岩气干气的产量尚不足 4000 亿立方英尺，在当年美国天然气干气总产量中的比例不到 1%，然而，到了 2010 年，页岩气的产量便暴增到了 4.8 万亿立方英尺，在天然气干气总量中的比重也大幅增加到了 23%。而在这十年间，天然气干气的产量仅仅从 19.18 万亿立方英尺增加到 21.3 万亿立方英尺而已。

近 20 年来，天然气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而其每百万英热单位价格却持续下滑，从 2005 年的将近 13 美元跌落到现在不到 3 美元。窦剑文告诉我，现在在美国，天然气发电的成本已经优于核电，其成本为一度 5 美分。

数据显示，美国的居民用电价格不到每度 13 美分，而商业和工业用电则分别维持在 10 美分和 7 美分左右。窦剑文将天然气视作美国最有前途的能源行业。相对其他一次能源，天然气的最大优势在于清洁安全无污染。

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该国在 2008 年时每天原油生产能力为 500 万桶，到 2010 年升至约 550 万桶，而在 2012 年其产能同比增加了

76 万桶，是自 1859 年美国开始商业开采原油以来的最大增幅。在美国最早掀起的页岩油气资源开发开采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能源消费格局，美国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实现能源独立的宏愿。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参观公司的时候告诉窦剑文，有人跟他说美国的页岩气是假的，窦剑文回答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承受那么大的造假成本。“现在国家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天然气作为一次能源的战略地位，所以还在不断开发天然气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我们国家常规天然气已经发现得差不多了，或许只能靠非常规，要么是致密气要么是页岩气。”窦剑文总结道。

在最困难的 2012 年，海默依然决意将公司业务延伸到非常规油气开发领域，以 2750 万美元收购了 Niobrara 页岩油气开发项目 10% 的权益，到了 2014 年，又以 714 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 Permian 盆地油气区块租约 100% 的工作权益。海默认为这不仅为其担当油气开发作业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未来参与国内页岩气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页岩气革命在美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中国也同样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油气改革，油气勘探开发逐渐“稳步有序地开放”给民营资本。在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革命浪潮中，分别诞生了如 Chesapeake 和 EOG 这样成功的独立能源公司，而窦剑文坚信独立能源公司也是中国油气改革的必然趋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民营经济活力保证国家能源安全。

目前，我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页岩气生产国。窦剑文估计，天然气在我国未来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会逐步增加。他告诉我，“开发和天然气勘探开发储运应用有关的技术和产品”现在已经成了公

司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在页岩气服务开发领域已经有了多年作业和成功经验的海默有机会可以和中石化这样的巨头在一个相对公平开放的市场中去竞争。

但设想总是和现实相去甚远。“这几年的发展确实是不如人意，按照当时的布局，公司的收入早就应该达到十个亿以上了。只能说句非常苍白无力的话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窦剑文说完，大方地笑了笑。

10 多年前，在那间会议室里，854 并不甘心，他追问 773 为何会做出“没戏”的判断。师兄告诉他，做任何一个行业都要进入主流，而窦剑文做的事情却并不是。

2017 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海默营收达到 1.62 亿元，同比增幅不到 6%，而净利润只有不到 200 万元，同比下滑逾 31%。截止目前为止，海默市值为 37.7 亿元，距离最高峰时跌去超过一半以上，而其市盈率则达到惊人的 612.2 倍。

“我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流浪艺术家，他们下一顿有没有，不知道，他们下一站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人是很快乐的。我看到这些人都是肃然起敬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多年以后，窦剑文这样告诉我。

沙特反腐：不容失败的暗战（三联）

对 32 岁的萨勒曼王储来说，通过反腐收回分散于王室内部其他派系手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及他本人的最终继位奠定基础。沙特王国 85 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变革正在全面开启。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司法行为。它本身就是阿拉伯半岛复杂的政治局势继续升级的产物，并具有连带关系。



11 月 3 日，沙特反腐委员会发动大规模逮捕和清查行动后，利雅得街头军警林立。

在 2017 年 11 月 4 日的 24 个小时里，沙特阿拉伯王国发生了如下震荡：包括 11 位王室成员和近 30 位前政府要人、富商巨贾在内的政商精英在本·萨勒曼王储发动的反腐运动中被捕，其余王室成员也被暂时禁止出境，超过 1200 个公私账户被冻结。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国际机场发射的一枚“火山”H2 型弹道导弹在飞入沙特领空约 800 公里后，被防空军的“爱国者”型导弹击落，萨勒曼王储随后谴责向胡塞武装提供弹道导弹的伊朗政府正在发动“赤裸裸的军事入侵”。正在沙特访问的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突然宣布，因为存在被暗杀的风险，他将立即辞职。这位总理与沙特王室关系素来密切，但在去年年底重新上台后对真主党和伊朗政权态度暧昧。有黎巴嫩政治评论员揶揄说，哈里里

形同利雅得的人质，是在人身威胁之下引退的。



“中东巴菲特”瓦利德·本·塔拉勒亲王是知名度最高的被捕者之一，他名下的上市公司 KHC 的市值因此暴跌 13 亿美元。

毫无疑问，在反腐运动中栽倒的亲王们的名姓，是国外观察家和新闻媒体最为关注的：

（1）开国君主伊本·沙特之孙、身家近 190 亿美元的“中东巴菲特”瓦利德·本·塔拉勒（Al-Waleed bin Talal）。他是上市公司王国控股（KHC）的董事会主席兼 CEO，也是全球最大投行花旗集团的头号个人股东，在今年出炉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 45 位。瓦利德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王国控股的股价发生暴跌，公司市值在 48 小时内缩水约 13 亿美元。（2）已故国王阿卜杜拉之子、国民卫队大臣和前司令米塔布·本·阿卜杜拉（Mutaib bin Abdullah），他的军旅生涯超过 30 年，自 2010 年起就控制着拥有 10 万人的“禁军”国民卫队，是全体王室成员安保工作的最高负责人。（3）米塔布之弟、前利雅得省省长图尔基·本·阿卜杜拉，他曾在空军中任职多年。（4）前空军副司令、气象与环境署主管图尔基·本·纳赛尔，他曾多次卷入与英国企业之间的军火采购舞弊和受贿案。（5）前副国防大臣和海军司令法赫德·本·阿卜杜拉，他在 21 世纪初曾是全国海洋事务的最高负责人。（6）前国务大臣和内阁办公厅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本·法

赫德，他也是声名在外的国际地产商和媒体经营者，并与突然宣布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小哈里里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据多家中东媒体报道，阿齐兹·本·法赫德的卫队与前来逮捕他的安全人员发生激烈交火，他本人在冲突中身亡。

除以上六人外，被捕名单中还包括经济与计划大臣法凯赫、中东广播公司总裁易卜拉欣·沙特广播与电视网控制人萨拉赫·卡迈勒以及前海军司令苏尔坦。他们被控以贪污、受贿、渎职等多项罪名，暂时软禁在利雅得丽兹—卡尔顿饭店。

类似的宫廷政变在沙特王室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这一回，反腐行动的总导演、32岁的萨勒曼王储将其变成了一场更具美国色彩的表演：对瓦利德和米塔布的逮捕行动全程有新闻记者跟随，国家电视台的摄像机拍下了这些达官贵人们在丽兹—卡尔顿的大堂里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的镜头。看上去，和扎克伯格以及特朗普都有着不浅交情的萨勒曼已经习得了更加时髦的斗争策略。电视机和电脑之前的平民阶层会欢迎这一切：在取消他们历来享有的成品油、水和电力补贴之后，王储正在以欧美化的改革措施吸引年轻人和自己站到同一阵营。这些措施包括解除女性驾驶禁令、对宗教警察的权力提出质疑、为本地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以及鼓励国民创办中小型企业，对腰缠万贯的王室巨头们的清查则是最新步骤。和萨勒曼打过交道的美国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姆盛赞：“亲王显然懂得，在沙特这样一个国家里，让多数人得到更多的时候已经来临了。”

但这首先依然是一场以巩固权力为出发点的“大扫除”行动。在今年6月被正式确立为沙特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之后，萨勒曼王储和他的父亲、81岁的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已经在事实上撼动了伊本·沙特以

降延续超过半个世纪的“兄终弟及”惯例。而在过去数十年里分散于王室不同支系，尤其是先后被废黜的穆克林、纳伊夫两位前王储及其家族成员手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自然成为这种“有悖祖制”的操作的显著威胁。伊本·沙特之子、萨勒曼国王同父异母的哥哥“红亲王”塔拉勒（他正是此次被捕的瓦利德亲王之父）就公开批评称，萨勒曼传位给儿子的计划打破了王室内部由来已久的政治平衡。控制国民卫队、在军中广有人脉的米塔布亲王，更是使年轻气盛的萨勒曼王储随时处在被政变或“兵谏”赶下台的阴影之下。



作为一名年轻的“85后”，萨勒曼王储重视通过媒体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这是他在经济改革委员会主管任内接受阿拉伯电视新闻网的专访直播画面。

有鉴于此，萨勒曼父子采取了两手准备以应对潜在的风险。首先，自2015年春成为副王储（两年后“转正”）以来，萨勒曼便频频陪伴父亲出访中、美、俄、日各国，在国际媒体面前高调亮相，并主导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几轮限产谈判。两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对这位年轻王储夸奖有加，并公开做出了“希望沙特阿拉伯长期保持稳定”的表态，显然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在今年年初，萨勒曼王储亲自前往美国为特朗普上任后的中东之行部署前期安排，并和美国军工联合体（MIC）中的要角做深度接触，最终签署了总值11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后

续服务进口协议，个中不无“投名状”的成分。其次，尽管王储的政治资历尚浅，但他从 2010 年起便作为父亲的主要顾问和助手介入国内事务，对利雅得省、国防部、石油部、经济与规划部以及国内改革的相关业务领域多有涉猎，也因此与建制派势力频繁产生摩擦。2016 年 5 月，他就曾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解雇了过去 30 年间实际执掌沙特能源政策的石油大臣纳伊米，在坊间引发轩然大波。



2017 年 6 月萨勒曼正式被扶正为王储后，利雅得街头的青年高举他本人以及萨勒曼国王的照片。本地中下阶层是王储的改革意图吸引的对象。

然而事实证明，王储的赌博成功了。在纳伊米黯然出局之后，沙特开始和 OPEC 成员国以及俄罗斯、委内瑞拉一起，厉行严格的限产政策，在两年内削减了接近三成的原油出口量，国际油价因此得以回升到每桶 56 美元以上，大大缓解了外汇储备急剧缩水的沙特的财政窘境。现在，王储又开始通过反腐行动和插手巨型国企，进一步推动被称为“中东版撒切尔计划”的《2030 年远景规划》

（Vision 2030）的实施。该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将全球资产估值最高的单一企业沙特阿美（即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不超过 5% 的股份在海外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并对国家通信公司等大型国企进行程度不一的私有化，以使本国主权财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的规模增加至 2 万

亿美元以上。沙特政府计划利用这笔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以使国家财政在能源收入之外还能获得年均 1000 亿美元的稳定进账，摆脱对起伏不定的能源红利的依赖。另外，沙特也将向外国资本开放长期封闭的金融、制造和旅游业，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转型。

在 2017 年初的亚洲之行中，王储已经开始为他的 2030 年规划做全面布局。在日本，他会见了软银株式会社创始人孙正义，确认将在 5 年内向后者发起的“软银愿景基金”注资至少 450 亿美元，以使这支总规模达到 1000 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成为未来 15 年里全球科技业的革命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宣布发起“日本—沙特 2030 年愿景”，将协助利雅得当局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制造业、医疗和电子科技企业入驻。在访华期间，王储曾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会面，还和中投、中石油高层进行了接触，以探索中资企业参与沙特阿美上市计划的可能性。在沙特与中国签署的 14 项、总金额达 650 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和意向书中，包含有住房和公路基建、电力和通讯网络建设、医疗器械生产、汽车和电子制品组装、核反应堆论证、航天工业等非能源项目，旨在逆转“石油土豪”的一贯印象，将“去能源化”打造为沙特的新名片。

正是在油价因限产而逐步回暖、2030 年规划又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萨勒曼开始对王室内部成员，尤其是控制全国军火采购、传媒和地产业的亲戚们动刀。长期以来，总数超过 2000 人的沙特亲王们（不仅包含开国君主伊本·沙特的后代，也包括他赖以崛起的内志沙特家族的其余后裔）都以一掷千金和奢侈闻名于世。但这对沙特的国民经济本身并无帮助——亲王们的消费目的地并不在缺少娱乐设施的利雅得，而是在美国、西欧和其他海湾国家。他们按照秘而不宣的王室财富分

配规则从国家的石油收入中抽成，随后在纽约、巴黎、伦敦购买豪宅和五星级酒店，既不向本国纳税、对未来的经济改革也毫无贡献。而长期被图尔基·本·阿卜杜拉、图尔基·本·纳赛尔以及苏丹海军上将把持的军火采购业，尽管屡屡签下数百亿美元的大单，却连起码的保障维护和弹药补给都无法完成。几位亲王本人更是从订单中索贿、贪污甚多。即使是在 2014 年全球油价逐渐陷入“熊市”、沙特国家财政出现上千亿美元的赤字的情况下，亲王们的奢侈生活也不曾稍有收敛。当年夏天，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在巴黎街头遭遇武装匪徒抢劫，仅现金就丢失 33.5 万美元，引发舆论骚动。



作为一位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王位继承人，萨勒曼重视对军队的控制和安抚。这是他乘坐直升机视察驻也门边境的部队。

正是在此背景下，萨勒曼王储对他的堂兄弟和叔叔们痛下狠手，吸引了全球舆论的关注。这位王储现在具备了沙特历史上少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去推行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并且从他的年龄看，这一趋势或许会持续很久。但不确定性依然笼罩在这个“土豪”王国上空——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正是对王储竭力推行的地区内干涉政策的反应。由于极度忌惮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阵营在最近 10 年的影响力上升，王储力主介入也门内战，并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对德黑兰实施全面对抗。随之带来的安全和财政压力，也须由

沙特独立承受。尽管在 2017 年初，沙特开始通过和以色列的接近来扩大对抗德黑兰的同盟，但随后爆出的卡塔尔断交风波仍显示：沙特王室长期奉行的以邻为壑、转移风险的政策，在 2017 年的世界里效能正在衰减。

同样值得担忧的还有雄心勃勃的《2030 年远景规划》。2017 年夏天，有美国记者造访了麦地那省的玛甸沙勒古城遗址，在《2030 年远景》的实施细则中，此地将被开发成一处特色度假村，并且已经在英国旅行社推出了单价 6000 美元的观光套餐。但直到今天为止，沙特也尚未放开旅游签证的申请，高级旅馆花园中的观赏用孔雀、为咖啡馆提供鲜奶的牛群依然和建筑工人住宿用的帐篷一起乱糟糟地挤在绿洲的一个角落里。被寄予厚望的沙特阿美 IPO 计划，由于资本市场的极度不看好，已经被推迟到了 2018~2019 年。而无论是王储还是他年迈的父亲，都承担不起改革失败的代价。这座崛起于沙漠之中的巴别塔，依旧是孤独和脆弱的。

2018 石油行业预测（石油 Link）

国际油价小幅上涨

在 2018 年的第一天，国际油价就突破了两年来新高。利好油价的主要因素呈良性发展趋势，油价稳中有进的势态，极可能在 2018 年继续。

沙特需要更高的油价辅助阿美石油公司的上市，其他 OPEC 国家、俄罗斯也需要更高的油价改善紧张的经济状况。对美国页岩油生产商而言，获取利润也是第一重任。经历了三年多的博弈，美国石油生产商和 OPEC 的关系缓和，都表达过对油价上涨的期待，所以双方出现非理性举动的可能性极小。预测在 2018 年，布伦特原油年均价 65 美元/桶，最高价格达到 75 美元/桶。

天然气行业再升温

天然气行业会迎来蓬勃和大机遇，其实在几年前就有很多大型能源公司做过这一预测。在 2017 年冬天，中国出现天然气消费量暴增，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一事件极可能引发社会对天然气行业投资的增加。

目前，有不少非能源行业企业都已开始关注天然气。例如著名科技公司富士康就在 2017 年斥巨资收购了 IDG 能源公司股份，入行天然气行业。作为最灵活的天然气进口方式，LNG 产业在中国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中石油、中石化等诸多油气企业，目前在海外拥有大型天然气田、LNG 项目，大都处于刚刚启动或未启动阶段。天然气未来可能成为最具活力的能源产业之一。

石油业智能化升温

在 2017 年，石油行业几家顶级油服公司同科技公司战略携手，引发了业内对石油

业智能化发展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概念，并非石油行业所特有，而是所有传统工业所面临的趋势。在全球智能化浪潮四起的时代，石油行业的智能化也属自然之势。提高石油开采、运输、炼制乃至销售的自动化程度，以降低作业成本，这是在油价低迷、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时代下，传统石油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诸如无人机巡检、无人加油站、钻井机器人、数字油田等技术，目前已在石油行业有一定规模应用。随着石油企业和信息科技公司合作的步步深入，2017 年石油行业可能出现更多的智能化技术产品服务。同时，也会有更多石油企业进行这一方向上的尝试。

石油就业难回暖

自 2014 年国际油价大跌以来，全球油气行业失业人数超过 40 万人。那油价上涨了，石油行业就业会回暖吗？就目前形势看，2018 年油气行业就业难以看到大的好转。因为在新项目的投资上，大型石油公司仍旧十分谨慎。全球油气行业就业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大型石油企业既没有大幅裁员，也没有大幅增加雇员。在国内，从三大石油公司公布的校招人数看，也无明显增长。对于油价回暖后新增的业务，石油行业目前更倾向于提高运作效率，而非增加雇员数量。诸如油田数字化、无人机等技术的加速发展，反而进一步减少了石油企业的人才需求数量。

美国页岩油温和增长

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增长速度，依旧是 2018 年最受关注的市场因素。因为页岩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油价的上限。特朗普政府正积极推进美国本土油气资源的开发。在美国临近能源独立之际，油气产量继续提高显得势不可挡。但美国页岩油投资商也越来越趋于理性，更加注重投资回报，而不是油价一涨就增产。例如在 2017 年下半年，油价虽

然上涨了不少，但美国活跃钻井数却趋于平稳。

美国能源情报署（EIA）预测 2018 年美国石油产量约 1000 万桶/日。较为激进的 Rystad 公司则预测，这一数字可达到 1100 万桶/日。

中国石油产量继续下降

在 2015 年，中国国内石油产量达到 430 万桶/日的历史最高峰。2016 年开始出现下降，而预计在 2017 年将再次出现下降。这一趋势预计在 2018 年将延续。尽管油价有所回升，但目前来看还不足以拉动中国国内油田的大幅增产。从各大油田目前公布的战略来看，较活跃的大型油田主要以“稳油增气”为主，而一些老油田，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产量持续下降的情况。

中国油企掀出海热潮

在过去十年时间，中国国内的石油企业发展迅猛，技术产品日趋成熟，在国内对许多国外公司技术产品已形成替代，已具备成熟的外闯条件。国内石油企业出海外闯业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却又今非昔比。2017 年，三大石油、中国华信等企业，在俄罗斯、中东、南美有大型项目斩获，这将有望带动中国整个油气产业链上的企业加速外闯。

石油公司加速投资新能源

新能源会替代石油吗？其实新能源同石油的关系远比“替代”更加微妙。因为石油公司是当今世界投资新能源最积极的群体。

在 2017 年，BP 斥资 2 亿美元收购欧洲最大太阳能公司四成股份，壳牌广建电动车充电站，道达尔 2.4 亿欧元收购可再生能源公司股份扩大光伏产业布局，埃克森美孚宣

布新能源技术大进展……主流石油公司加速布局新能源产业，在 2018 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石油公司开始效仿这一做法。从单纯的化石能源公司转型成综合性能源公司，这或是传统石油公司的未来。

中国页岩气实现小爆发

中国能不能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在中国天然气消费量激增的影响下，天然气行业未来有望吸引更多的投资。2018 年，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可能迎来提速。

在 2017 年，涪陵、四川地区的页岩气开采进展顺利，配套技术持续成熟，已经形成页岩气开采的示范效应，有望向其它页岩气区复制其模式。2017 年，在贵州的页岩气探矿权已卖出；2018 年初，湖北宜昌市也已宣布要推进页岩气开发，西南油气田更提出了未来建设 5000 万吨油气当量年产的目标，其中页岩气将成为产量主力。

油价受中东地缘政治影响小

对石油行业而言，中东历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沙特、伊朗、伊拉克等国家，曾一度因为地缘政治问题，将油价陡然推高。但在 2018 年，政治因素将油价大幅推高的情况可能并不容易看到。纵观 2016~2017 这两年，沙特腐败、卡塔尔断交、伊拉克内乱等等政治事件，对油价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对 OPEC 的限产协议也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在北美、中亚、南美、北极、非洲地区，新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中东不再一家独大。加之石油消费国战略石油储备建设的日趋完善，油价对突发事件的抗性也比以往更加强劲。

中东问题的前世今生（一点石油）

中东（英语：Middle East，阿拉伯语：اوسط شرق，希伯来语：התיכון המזרחי）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词汇，意指欧洲以东，并介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地区。具体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在地理上，中东的范围包括西亚地区（除阿富汗），并包含部分北非地区，也是非洲与欧亚大陆的亚区。“中东”是欧美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术语。



“中东”概念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国内外尚无定论，但一般泛指西亚地区，约 17 个国家。传统上的“中东”一般说来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其中，除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外，都是伊斯兰国家。而在这些中东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为非阿拉伯国家。中东地区联系亚、欧、非三大洲，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欧洲和亚洲，中东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通枢纽，位于“两洋三洲五海”之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为争夺宝贵的淡水资源和石油资源，常年战争不断。其三洲具体指亚欧非三大洲，五海具体指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其中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也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交通便利，海陆空的路线，可顺利运送石油到各国。位于“五海三洲两洋”之地的中东，是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西方和东方的要道，也是欧洲经北非到西亚的枢纽和咽喉。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逐鹿、兵家必争之地。

政治概念上的中东问题系指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问题，也称巴以冲突。中东问题是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历史产物，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热点问题，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土问题。

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是指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他们有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有统一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绝大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共有 22 个，总面积约 1300 多万平方千米，人口总数约 3.39 亿。

阿拉伯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 12 个西亚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南苏丹、埃及等 7 个北非国家；非洲西部的毛里塔尼亚；非洲东部的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主体民族为波斯人），但与伊拉克同属于什叶派穆斯林掌权的国家。土耳其也不是阿拉伯国家（主体民族是土耳其人）。阿拉伯国家总面积约 1340 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总面积的 9%。



历史背景

3000 年前，几乎在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的同时，亚细亚大陆的西边（即现在的巴勒斯坦），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希伯来王国，这是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前身。几百年后，又诞生了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它侵入耶路撒冷，占领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罗马人驱逐出境，失去了自己的国土与家园。但在当时那种弱肉强食、取而代之的时代，他们只能无奈地面对这一切，而那种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苦难，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然而，犹太人并未屈服。他们流浪到世界各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形成一个独特的、没有自己的土地与国家的民族。也正是因为犹太人这种对信仰的执着，使他们的命运变得如此悲惨……

1896 年，赫茨尔在《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书中说：“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是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这就在犹太人心中燃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烈火。最后，犹太人决定将复国基地设在巴勒斯坦，使它变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名正言顺的“复国”。犹太人对“复国”的这种坚持，也就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冲突不断了。一战后，英国统治了巴勒斯坦，向犹太人开放了大门，大量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这就对当地居民——阿拉伯人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冲击。阿拉伯人的生活越来越面向贫困化，不得不起义反抗，英国政府才作出对犹太移民数量的限制。但这又引起犹太人的不满，一些激进分子就开始搞“恐怖主义”。犹太恐怖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令英国人焦头烂额，不得不把这烂摊子交给联合国处理。由于美苏两国一致支持犹太人，联合国大会也就偏向了犹太人。

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181（2）号决议，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英国在 1948 年 8 月 1 日前结束委任统治；委任统治结束后 2 个月内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村镇 158 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

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10分钟后，美国承认以色列国。12小时后，阿拉伯联军进攻以色列。3天后，苏联承认以色列国。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非正式的战争开始。1949年2至7月，埃、黎、约、叙分别同以签订停战协定（伊拉克未与以色列签订）。巴勒斯坦除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均被以色列占领。近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

1956年，英、法和以色列借口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和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与蒂朗海峡，向埃及发动进攻，企图重新控制运河和镇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战争最后在全世界人民声援下，英、法、以于6日深夜被迫同意停火和撤军。埃军亡1600余人，损失飞机210余架；英、法、以军亡200余人，损失飞机约20架。英、法军于12月撤离。从此，美国便进一步插手中东事务。以军于次年3月撤离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由联合国部队进驻加沙和亚喀巴湾沿岸地区），但取得了通过蒂朗海峡的航行权。

1967年阿、以矛盾和美、苏对中东的争夺加剧，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进一步向外扩张，借口埃及（当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封锁亚喀巴湾，于6月5日向阿拉伯国家发起突然袭击。以军乘埃军早饭和军官上班前戒备松懈之机，集中使用200架飞机空袭埃及各空军基地，将埃军绝大部分飞机摧毁于地面，4天内占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继而攻占耶路撒冷东城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10日攻占叙利亚戈兰高地。埃及损失惨重。1970年8月最终停火。这两年的战斗被称为“消耗战”。

1973年10月，埃、叙为收复失地和摆脱美、苏造成的“不战不和”局面，向以色列开战。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而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动荡原因

历史上，东西方文化在这里频繁交流，多种族在这里汇聚。中东的各民族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少数居民信仰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把耶路撒冷看作是圣城。文化上的差异是导致中东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伊斯兰国家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不一定是阿拉伯国家，也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坦、马来西亚这样的其他民族国家。其民族分别是波斯人、旁遮普人、孟加拉人、普什图人、马来人。阿拉伯国家是以阿拉伯族为主体的国家的总称，包括沙特、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但也有例外，比如黎巴嫩就是以基督教为主，但黎巴嫩人是阿拉伯人。

二战后，出现了34个表面上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接着一大批宗教领袖试图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反对世俗政权，实行“伊斯兰革命”，恢复神权统治。伊斯兰民族革命到宗教革命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现实的政治目标，即脱离西方或苏联的政治与经济控制，期望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改变王室政体，建立共和国；梦想组建新的阿拉伯联盟，重温以往阿拉伯帝国的梦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共同在军事上抵抗以色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阿拉伯世界内部并不团结：首先，各个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很多国家内部也有派别之争，导致政局动荡），教派之间的冲突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伊斯兰世界又有阿拉伯民族国家与非阿拉伯民族国家之分，从历史来看信仰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民族大多遭到阿拉伯民族的歧视与偏见，由于宿怨，在产生矛盾时极

易发生冲突；第三，在各个国家争取独立时，由于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一些国家、民族进行拆分，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伏笔（如海湾战争，伊拉克以科威特历来为伊拉克为由入侵科威特），使得各国不断为领土、种族等发生矛盾；第四，在伊斯兰教复兴于现代的道路中，泛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占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主导思想，但是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现实相距甚远，很多抱有英雄主义观点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国家政策上采取与西方强硬对抗，坚决建立伟大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彻底消灭以色列，自然遭到以色列与西方国家的制约。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同时成立“巴勒斯坦解放军”。它是一个不具备国境，实质是政府形态的政治实体的组织。1969年，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温和派成为巴解组织的执政党，虽然一开始与以色列有军事冲突，但后来转变为希望通过和平方式与以色列谈判。随着21世纪初巴以冲突加剧，阿拉法特逝世，他的继承人阿巴斯继续坚持走和平道路。未想到在之后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改选之后败给激进派“哈马斯”（在欧洲一直被视为恐怖组织）领导人哈尼亚。原本自从阿拉法特后期，巴以逐渐进入磕磕绊绊的和平时期，但是巴方这一政治剧变又为未来蒙上阴影。所以不论从以色列方面还是巴勒斯坦方面，内部都存在着很大分歧。

西方介入

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影响下，由马丁·路德发起的16世纪基督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会分裂出新教。基督新教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是欧洲政治、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间，新教强调通过深入教徒的现世生活去请求上帝的救赎。新教这种对世俗行为的鼓励，使得人们在追求商业利润时解除了罪恶感，使得商业资本主义的各个运行领域都有了宗教的最后依据。

一战中，西方国家本身是与阿拉伯诸国结盟以对抗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军事帝国——奥斯曼帝国，但二战后，由于支持以色列复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十分紧张，为了对抗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还大幅度调高国际油价。中东阿拉伯人的建国理想（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在20世纪初，阿拉伯人试图摆脱土耳其人统治，在大叙利亚建立阿拉伯国家（自古以来，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被视为一个整体）。但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自身利益将叙利亚分割成四个区域。二战后，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建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同时，伊斯兰社会不断受到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的侵蚀，西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宽容、自立、科学、理性和民主等一整套文化价值体系缓慢影响着伊斯兰世界。

二战后，英国先是镇压中东犹太复国主义，改变殖民地政策后，又挑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领土与宗教冲突，之后表面上抽身而退，将问题交给当时西方控制的联合国，暗中关注局面。而美国继英国之后开始支持以色列，总统杜鲁门向英国施加压力，率先收留犹太移民。在以色列建国后，美国第一个承认以色列。数次中东战争中，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如英、法）更是提供给以色列大批军械武器和装备。若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建国并得以大规模发展。

总体来说，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要点是：改造伊斯兰社会（镇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民主”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阿拉伯国家）；扶植亲美政权；控制石油资源；调节巴以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等。

一多一少

多：石油资源——中东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中东石油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及沿岸地区，所产石油绝大部分由波斯湾沿岸港口用油轮运往西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东主要的产油国家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伊拉克，其中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从出口石油中赚

了很多的钱，成为富裕国家。中东所产石油百分之 90 以上运往西欧、美国、日本等地。由于石油采一点就少一点，所以这些产油国家，都在考虑石油资源采完之后，本国经济的出路问题。他们的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盛产枣椰树。少：水资源—中东水资源极度匮乏，沙漠广布。这也与石油资源的丰富形成鲜明的对比。水资源匮乏严重影响中东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中东水资源紧缺日趋严重。河流、湖泊水资源分配上的矛盾，也是形成中东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边界划分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81 号决议，决定在 2.7 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其中，“犹太国”占约 1.49 万平方公里，“阿拉伯国”占约 1.15 万平方公里。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但“阿拉伯国”因阿拉伯人拒绝分治决议没有诞生。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占领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等在内全部“阿拉伯国”领土。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 242 号和第 338 号决议，要求以撤出所占领土。长期以来，巴方坚持并决心将在 1967 年战争爆发前的边界内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以政府则坚持未来以巴边界不能回到 1967 年战争前的状态。

犹太人定居点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以移民定居而形成的国家。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开始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以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 1972 年至 2008 年，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从 1182 人增加到了 28.58 万人，东耶路撒冷定居点人口已达到将近 20 万人。2005 年 8 月，以曾在实施单边行动计划时，撤出位于加沙地带的全部 21 个定居点和 4 个位于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定居点。但在此后几年中，以并没有停止定居点建设。长期以来，巴方坚持要求，以必须拆除全部定居点，而以方强调定居点建设是根据“自然增长”的需要。按照巴以 1993 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以定居点扩建只能在人口“自然增长”的基础上进行。

难民回归

巴难民问题是历次中东战争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产物。战争先后导致 100 多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据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巴难民已超过 470 万人，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外，这些难民主要分布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根据联合国 1948 年通过的第 194 号决议，巴难民具有回归权。但难民能否回归、回归多少将涉及巴勒斯坦、以色列等中东相关国家的民族构成、人口比重和社会安全等重大利益。因此，在巴以和谈中，以方坚持巴难民就地安置，反对回归。

水资源分配

巴勒斯坦地区 60%以上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包括地表水、河流和地下水等可再生水资源总量估计为 20 亿立方米。在数量上，以占有和消耗全部水资源的 80%，巴只能享用剩余的 20%。另外，巴以关于水资源分配还涉及边界划分、犹太人定居点前途等问题。因此，以反对彻底同巴进行水资源再分配，主张共同管理水资源，以保证以水资源安全不受威胁。巴则坚持收回所有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水利设施的所有权，拒绝接受与以共同管理水资源。

后记

中东问题是现在世界上最棘手的国际纠纷，威胁着世界和平，人们对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各持己见，中东问题不解决，世界时刻都将面临着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袭击，更令很多国家饱受其害。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问题，如果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能够作出一定的让步，美国能够更公正一些，让阿拉伯人民得到一个“站着的和平”，那中东问题就可能妥善地、和平地解决。

协会赞助

SPONSOR



West Lake Energy

West Lake Energy Corp. is a privately held Calgary-based intermediate oil and natural gas company focused on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in western Canada.

West Lake's operations are focused i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and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which contain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Corporation's productio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is located along the eastern edge of Alberta between Township 36-43 and Range 1-6 W4M.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in this region are Cadogan and Rosenheim, which target the Cummings and Dina zones at a depth of approximately 600 to 700 metres, resulting in medium gravity oil with a density of approximately 20 API. Sparky and Lithic channels are also targeted in the Sounding Lake, Rosenheim and Provost areas, with densities of approximately 22-28 API.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ity of Lloydminster on the Alberta/Saskatchewan border. This region's production is predominantly heavy oil in the 12 to 16 API. Zones targeted include the Colony, Upper McLaren, Sparky, General Petroleum, Rex and Waseca at depths of 500 to 700 metres.

The remaining 10% of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is gas-weighted and located in West Central Alberta, Pincher Creek, and the Peace River Arch.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